



萬葉文藝新輯

希 望

田 濤 著

萬葉書店發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希 望

田 濤 著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廿日印刷

萬葉文藝新輯

希望

(短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田
葉	君		
書	甸	非	濤
店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所行發總

店書葉萬

號九三里慶寶路潼天海上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目次

黑玫瑰……………一

希望……………三

歸來……………四

胞敵……………七

小胸子……………八

黑玫瑰

一棵枯樹和幾列洋槐，已把這片草地點綴得够雅緻的了，何況還有兩棵老大如天傘的黃栌樹和附近一座青巖石的小山頭呢？假如在晴空高月的秋夜中，這裏真是個談情的好地方。綠草如茵，野石榴花開得賽過公雞的冠帽，幽靜的小石徑曲折如蛇，從那洋槐樹的行列中盤繞上小山頭。也不知道誰把這嫩綠的草修剪得如席子一般平整，珍珠鳥在樹枝上發出悅耳的鳴聲，應和著附近山谷中的飛泉，真有說不盡令人發生幽遠的懷思。這真是一片貴族的小花園，不禁使我這異鄉遊子的懷鄉憂鬱症發作了。

山下便是那一條滾騰哮叫的長江，雨後的江水昏橙得似北方大平野發怒的黃沙，幾年來戰地奔波的生活，使我疲勞得非常需要安靜了。我來到這寂寞的叢山裏順江的一個小城市，在一個機關裏當個小職員，想安靜的過一陣平淡無奇的日子，借這生活可以把我戰地遭受神經上的緊張的刺激鬆散下來，我可以呼吸一陣平靜的空氣。無事時我便踏上這片草地散步，慢慢的攀上小巖石山上眺望昏橙的江水和那遠山頭上的松樹林，如白練的飛泉；聽著這山叢中大自然奏出的一片歌音，我的懷鄉憂鬱症就又發作了，種種變得像個癡子一般對遠山出神。

我工作的機關裏新近添來一位女同志，她的工作是繕寫，我的工作也是繕寫，我的工作是擬稿，稿子擬妥後，便要交去繕寫，所以在工作上獲得了聯繫，每天總有幾次接觸，幾句談話，例如：

「什麼稿？」她問。

「某某機關的覆函。」我答。

「多少字？」

「大概一千多字罷！」

她問我話時總是站起來，離開了辦公桌的椅子，一支毛筆也不放，用一隻手伸過來接我送過去的稿子。有時她兩隻眼睛在研究一般對我打量，這幾乎使我有些兒不好意思了，但她一點也不在乎，反天真的對我笑著說：

「彷彿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似的。」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我有點奇怪的問。

「記不起來了。」她笑著說，那兩隻黑亮的眼珠不轉移的凝視著我，似乎在回想著她在什麼地方曾看見過一個我這樣的人：「你到過戰地麼？」

「到過。」

「到過什麼地方？」

「到過黃河那一帶，也到過大別山和湖北。」

「哦，在武漢退卻，你是不是也經過？從大別山裏退出來，我就是隨著××師退的；那時候我就在××師部裏當政治隊的隊員。你是不是到那個師部裏搜集過材料？」

突然，我彷彿想起了一件事似的。三年前我在戰地會隨過××師部，從大別山裏突圍出來，轉移到鄂北，我似乎也想起了當時××師部政治隊裏有不少隊員，在退卻的路上曾經有一個女隊員騎在一匹馬上，被摔下來，跌傷了一隻胳膊，那雪白的綳帶便立刻套上她的脖頸了。那真是一幕值得思念的事，因為胳膊被折傷的一位女隊員是個體格健壯，面皮墨黑，全師部官兵都聞名綽號叫「黑玫瑰」的女孩子。她騎的那匹馬性子頗不馴良，她騎上牠的背，那匹不馴良的馬也許覺得騎在牠背脊上的人可欺侮，便胡亂的竄跳起來，當它經過一條小溪時，那匹馬一躍便飛過去，恰當這時，騎在它背上被嚇暈了的黑玫瑰便跌下來了，落在溪河對岸，胳膊折傷，流出鮮血，臉色慘白。許多人都喊著：「黑玫瑰受傷了。」

「是的，我到過那師部的。」我點頭答應著她。

「在退卻的路上，你還記得有一個女隊員從馬上跌下來，折傷了胳膊的事麼？」

「記得的，我還記得她叫黑玫瑰。」

她忽然笑了起來，露出她一口的白牙齒，微俯著身子，笑得有些奇怪。最後她把手裏的毛筆略覽

一聲放在桌子上，用手帕撫了撫嘴唇，說：

「那就是我。」

我心裏奇怪的跳起來，眼睛似乎有些茫然了。睜大兩隻眼睛直視著她，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而前這個穿了藍布衫的女孩子，便是兩年前在戰地騎馬折傷胳膊的「黑玫瑰」。她望著我，看見我發癡的樣子，還在用手帕子撫著嘴吱吱的笑，兩隻眼睛斜睨著我，覺得我這個人真有些善忘，纔祇三年多的事，就不記得了。她忽然直起身子，用手挽起一隻胳膊的袖口，在接近臂肘處露出一塊傷疤的痕跡，她指著那塊傷疤說：

「這就是那次騎馬折傷的，你還不信麼？」

我嘆了一口氣，望著她臂肘處的傷疤，她那兩顆黑亮閃光的眸子在凝視著我，似乎在笑，這時我纔注意到她穿的那件深藍布衫子的右襟扣子上，掛了一對紅珠子，她的皮膚黑得與她的深陰丹布袍子顏色差不多了。頭髮上綴著一個紅繩結子，更表露出她的美麗，她的天真。她從我手裏接過那件復××機噐的公函看了一遍，問了我幾個看不清楚的字，便坐下去擡起她的筆，開始往十行紙上騰寫，我便返回我的位子來擬著另外一件函稿。

夏日，夜間的蚊蟲猛如野虎，在辦公桌上流著汗爬了一整天的我，到了夜晚，便感到疲勞，需要休息。可是一躺倒在床上，那猛虎般的蚊蟲又叮得我不能入眠，我便披了睡衣，又跑到那小山頭下，坐在

塊巖石上望洋槐蔭葉背後含笑的月影，天空中無一塊遊雲，銀河怪寂寞的浮在那裏，那被月光映餘的幾顆疏星在擠弄眼睛，不知是對人間有什麼嘲笑或不滿。附近的瀑布響著，江水在叫著。靜夜沒一絲微風，樹葉都靜悄悄的伸了耳朵聽著四處的響聲。那一棵枯乾的老樹在靜夜中伸出臂膀，似乎要攫取一些什麼。這寂靜的夜，真使人身心舒適呵，我情願長久的沈浸在這寂寞的夜裏呵！蚊蟲成羣的在我週圍鳴叫，我用扇子揮拂著。一會，一陣風吹來，蚊蟲都被驅散了，我就更安心的享受著這夜的寂靜。

背後樹葉的碎語下，有輕微的腳步聲，我回頭看，發現那野石榴叢邊的小道上有一條人影子走過來，並且聽得低聲吟唱救亡歌曲聲，踏上了臺級，便直朝我這裏走過來，這時候我纔從月色照耀下看出她的長髮飄抖，黑黑的臉皮閃出光，她原就是黑玫瑰。走到我面前，就說：

「你在這裏坐著麼？」

我趕快站起身來，請她坐。她卻不坐，兩隻腳穿的是一雙膠底布鞋，隨後她卻坐在我對面一塊巖石上，兩條胳膊挽在胸前，說：

「你怎麼總歡喜一個人坐在那沒人的地方？不是很寂寞麼？」

「我生來就喜歡寂寞的。」我說。

「那樣，一個人就太沒意思了。」她說：「一個人的生活不應該太孤僻，更不應該太消極。像你這

種生活實在不應該……」

「怎麼不應該？」

「這種生活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更沒有光明。」

「那一種生活纔有光明呢？」

「一個人怎麼樣不是一生？想活得有生氣些，就不應該這樣消極。你不是到過戰地麼？你不是也爲人類頌揚過光明，咀咒過黑暗麼……」說到這裏，不知怎麼，她忽然咯咯的笑了起來：「這些自然你比我清楚得多，你不要故意裝做小孩子罷！」

又一陣風送過來，樹葉在歡鬧著，明月已經飛上那樹叢頂空了，四處昆蟲們鳴叫著，山下的江水與附近的瀑布響的聲音更大了，四週的草和小樹都靜聽著她那清脆的聲調。

從此以後，我的生活便不似以往那般如古墓似的枯寂了，坐在辦公室的坐椅上，爬在桌子上，都不像以前那般沈悶無味了，她常常拿著我擬的稿子湊過我的桌子來問字。在她有空閒的時間，便讓我給她介紹小說讀，她讀得速度非常快，一部很厚的世界名著，她用一兩天時間便讀完了，並且很清楚的把那書內的故事講給我聽。這美麗幽靜的枯樹下，這片寂寞的貴花園，也不似前那麼冷清了，她伴陪著我在小巖山的石塊上望月亮，隨在我身旁散步，聽江水和瀑布鳴叫，因而就難免遭受辦公室坐在背後一張桌椅上的一個白髮老頭子的忌恨了。他常常從那副黑框眼鏡下射出兩道忌恨的視

線，有當她又到我桌邊來問我字或給我談話時，我背後那副黑框眼鏡便射出如刀樣的目光來。別的目光也同樣向我的桌位上射過來。所以便有許多流言傳出：

「看他們一對，每天都是在辦公室裏鬪色，我說辦公不能用女人，現在可證實啦。」

「有許多話在外邊說不完！在這辦公室裏來惹人生氣。」

「看他們兩個感情真好呢，已够結婚的程度了。」

「……………」

不管有多少傳言，我也不顧，每天到辦公室來辦公，上貴花園去散步，照例和她隨意去做了，不管遭受多少人眼目的忌恨，我全都不管的。她呢？也同樣大膽的陪著我，到山上的枯樹和黃桷樹下談話，散步，看月亮。因此便更遭受到我背後桌椅上那白髮黑框眼鏡的鄙視了。我常常聽得他嘶聲如牛鼻發出嘆息，喃喃著：「也居然有這樣無恥的人。」

日子是那麽愉快的過著，醫生曾經告訴過我靜息的話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我還有什麼安靜呢？然而人生中的快活是容易夭折的，這幾天來黑玫瑰的態度忽變得冷淡了，有時候看見我似埋不理便走過去，甚至連一聲招呼也不打。我懷疑到她受了別人的警告麼？還是她另有所戀？我心裏變得像被燒滾的開水一般焦灼不安，常常想到理解以外的事。我心裏在忌恨我背後常常對我射出鄙視眼光的白髮老科員，那牛鼻的嘆息聲發出時更令我煩心，我眼睛從來不正視他一眼，有時候故意

把我的椅子狠狠一摔，表示對他抗議，也可借這機會發洩一下我心內的焦灼，苦惱。

辦公室裏仍舊靜悄悄的，這一間如學校講室一般的房子，四列桌椅上都坐著人，從他們鼻孔和嘴裏噴吐出來的煙霧，漫游著室空，紙聲和筆聲驟驟的響，從那敞開的兩個窗口透進的一派陽光，辦公室裏被映得更加炎熱，我的眼光時常掃過黑玫瑰的桌位上，那裏始終是空的，她已經有三四天不來辦公室了，我心裏對她發生懷疑，莫不是她被革職了？還是她病了？或是發生了另外什麼事情……我正在爲這件事憂慮時，我身旁忽然走過一個人來，叫道：

「前天交給你的那兩件代電稿，你擬好了麼？」

我回頭一看，原是我们的文書組長，他那張紅通的胖臉微帶喜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兩個眼睛縫縫著，彷彿吸鴉片煙過癮的一般姿態。這時候，坐在我背後桌椅上的那個白髮黑眼框的老科員卻笑起來，我最討厭的就是他這種醜陋的笑，他的牛鼻孔裏嘶了一聲，說：

「他的魂兒都被這女人迷住了，恐怕還沒有醒呢，你趕快給他灌點清醒藥罷。」

文書組長並沒有因那老科員的話生氣，那副面孔是受足世情薰染的，所以還是嘻嘻的笑着，到底他內心裏是什麼意思？誰都不知道。

文書組長走了，我背後那老科員不知我討厭他，卻湊過我面前來，和藹的笑着說：

「你知道這幾天她爲什麼沒來麼？」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你知道麼？」我始終沒給過他好面色，說了這句話，我就把臉一扭不用眼看他。然而他卻還湊近我說：

「嘿，你自然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在路上遇到她，她一隻胳膊挽著一個男子的臂膀，從我身旁走過去了。」

聽了老科員這話，氣得我幾乎發作起來，想唾他一口。我心裏在罵著：「你真是個壞東西，專門破壞別人的幸福。」我並沒有理他，扭過臉不看他那白毛臉。最後我聽得那牛鼻哼了一聲，又返回他的坐位去了。

又過了一天，辦公室裏黑玫瑰的桌位仍是空的。那桌子上除了一根毛筆，一個墨盒外，桌面上蒙著厚厚一層沙土，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便直接去找黑玫瑰的住址去。她曾經告訴過我，她住在一條小巷子裏，門牌的號數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腦子裏。這一天下午，我請了半天假，到那小巷子裏去找黑玫瑰，小巷子的石階路把我累出了一身臭汗，脖頸裏熱烘烘的，像火焰燃燒著一般。找到黑玫瑰的門牌，這是個油漆得怪黑亮的門板，緊緊關閉著，那門牌上的白粉字跡分明是「No. 13」，十三號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吉利的日子，但她卻偏偏住著這麼一個不吉祥的號數。這就是她的門牌號數，我再擰頭看了兩三遍，心裏禁不住跳起來，想伸手去扣門，手有些顫抖，我鼓起勇氣，不顧一切的用力把一個鐵門環兒打得克克的響，裏面有人應聲，但似乎並不是黑玫瑰那清脆的喉音。現在我心

裏平靜了，用手按壓著心窩靜待門開。

黑漆門響了一聲，被打開了，打開門的人卻是一個男子。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我心裏感到窒息，立刻想到那白髮老科員的話了，這個人莫不是陪黑玫瑰一同挽著手膀遊走的人麼？我一時不知說什麼話，那男子卻和藹的笑著問我道：

「你是來看陳淑英的麼？」

黑玫瑰的真實姓名便叫陳淑英，我趕快答應著說是的。他引我進去，把門又闔起來，說：

「陳淑英病了。」

我心裏立刻像壓著一塊石頭般沈重起來：

「她是什麼病？」

「頭疼，嘔吐。」

我隨了這位男子走進去，在一個套間裏，我一進門，便發現一個雪白的紗帳，靜悄悄無一點聲息。那白紗帳掩了帳門，裏面大概就是睡的黑玫瑰罷！那男子一進門便大聲像呼小孩子一般喊叫：

「淑英，淑英……」

紗帳裏發出了一陣呻吟聲。那男子又接著喊叫：

「……有人來看你。」

樓床的彈簧在響著，呻吟聲停止了，紗帳被撩開，裏面露出一個頭髮蓬鬆，面皮黑黑的女孩子的頭，我一看便知道這是黑玫瑰，她的面皮有點黃瘦，眼睛也陷落下去，她一發現我便不顧一切的下床，第一句說是：

「你們兩個認識了麼？」

我搖搖頭，她就指著那男子給我介紹道：

「這是我的哥哥陳大英。」

這時，我心裏纔輕鬆下來，眼睛也亮了，吐了一口氣說：

「早就聽到陳淑英講過，到現在纔認識……」

我緊緊和他握了握手，這時我纔注意到他那雙眼睛和臉骨的輪廓，有許多地方都與黑玫瑰相似，甚至他的皮膚也和黑玫瑰一樣黑。他和我談了幾句話，似乎有意躲避，借故走出去。這裏便祇剩下我和黑玫瑰。這時，我仔細的打量桌几上和四壁上的布置裝飾。桌上除去一個茶壺茶杯，一面玻璃磚的長方鏡子外，別的什麼都沒有。牆壁上貼了幾張照片，都是黑玫瑰的照片。她發現我的眼睛老是看她那照片，她說：

「那是好幾年前的照片，看起來還像小孩兒呢。」

我回過頭，望著她，她的臉瘦了不少，眼也陷下去了。我問：

「你害的什麼病？」

「沒有什麼嚴重的病，現在已經好了。」

她在高興的笑著，用手理一下蓬亂的頭髮。

「請過假麼？」

「請不請假有什麼要緊！反正我不想幹了。」

「不想幹了？」我驚異的問。

她回頭望望我，笑著說：「一個人在這樣不死不活的辦公室裏待下去，不是很危險的麼？我想還是出去參加一種有生氣的工作。」

她說著，便擰頭望望我，我也望望她，隨後我倆的視線便很快的分開了。

「那麼，這個機關裏的工作你已經辭了麼？」

她搖搖頭：「還沒有。」

「還去不去呢？」

她沈吟了一下，說：「病好了就去。」

「你什麼時候走呢？——參加有生氣的工作去？」

「到時候，我自然告訴你。」

我聽了她的話，心中有些悵然。離開她的家，回到我的宿舍裏，心裏有說不出的憂鬱，悲沈……我躺在床上，從床上又爬起來，走進那無人的樹林中徘徊，一個人又爬上那幽靜的貴花園，坐在枯樹極下的巖石上沈思，望著山下滾跳的江水。地下潮濕得很，樹葉被雨打落了許多，把石路蒙遮了。碧綠的青草掛著濕露，昆蟲們在草裏叫。我又對著那青草上的露珠凝神，望見一隻細弱的綠蜻蜓在草上飛，剛剛落在一棵小草上吸那草葉上的露水，忽然一隻老青蛙排山倒海而來，把舌頭一伸，那弱小的蜻蜓已經沒入它的口腹中了。我被驚一跳，直起身來向著對面山峯瀉下的瀑布望，如銀練般的瀑布閃出白光，銀珠一般跳著。珍珠鳥又落在槐樹叢中震著清脆的喉嚨唱歌了。

落了一陣細雨，氣候突然轉涼下來，看看日曆纔知道已經立過秋。雨後的貴花園更顯得清新宜人。我尋了一塊沒人的地方，這裏是被許多叢密的小柏樹所包圍的一座石墓，這座石墓真够雅緻的，墓前用青巖石鋪有十幾方丈一塊平場，兩旁有石獸守門，兩排高直的小柏樹，像隊伍一般排立著，墓前有石磴可坐。我坐在一個石磴上閉起眼皮養神。真安靜得如進入另一世界，很久我也不想睜眼睛。風在吹著小柏樹的頭嘆息，四週的小樹葉也在響。忽然有一種衣服縷縷聲，我感到似乎有人走近了，當我睜開眼睛時，是黑玫瑰，她蹣手蹣腳的走來，見我睜開眼睛，她便噤噤的笑起來。

「怎麼，一個人在這裏構思麼？」

我有些局促的樣子從石磴上站起，覺得自己的醜態被她發現了。

「我最喜歡這種安靜的地方，若是叫我在這裏靜它一輩子，是再舒服也沒有了。」

「那還不去當和尚去？」

「當和尚我又何曾沒想過？祇是那香火燒頭皮的事想起來怪不好受……」

「哈哈哈哈哈，你這是什麼想頭？你這種思想也真怪有趣。——你這是逃避現實，推卸責任……哈哈哈哈哈……」

她笑得兩眼閃爍，似螢火蟲般發著青光，一口雪白的牙齒都露出來，今天她換了一件墨黑的長衫，與她的皮膚的黑色相映射，更顯出她的美麗。她穿了一雙黑皮鞋，黑襪子，簡直變成了個小黑人兒。

「你病好了麼？」

她點點頭：「沒有什麼，根本不是什麼要緊的病。」

「那爲什麼請病假，睡在帳子裏？」

「想休息了。」

「哦，人若想休息了最好是讓病魔來。」

她又噁噁地笑起來，但又立刻停止，兩眼盯住我說：

「聽說你也病了，是真的麼？」

「沒有什麼，和你一樣，也想休息了，請了幾天病假，天天跑到這裏來安靜安靜。」

「唉！」

她忽然嘆一口氣，便沈默下去，臉上的笑意已完全消失，沒有以前那麼高興了，這讓我忽然想起那白髮老科員的話來，我應該問問她到底同哪個男人挽著膀子在街上走過。我擡頭望著她的臉，發現她的臉孔仍是鬱鬱不快，想問的話便立刻打消了。

「你嘆什麼氣？」我這樣問。

「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是不幸的。」

「你怎麼忽然想起了這種話？」

「不是麼？」她雙眸凝視著我：「不久，我要離開這裏了。」

我心裏突然沈重起來，感到她的話很奇怪。我立刻又想起那白髮老科員的話，她當真要同另外的男子發生愛情，要與那男子離開這裏到別處去麼？

「爲什麼要離開這裏？」我的喉嚨有些顫抖的問。

「我不想在這裏待下去，我不是給你說過我要參加一種有生氣的戰鬥的生活麼？」

「你一個人走麼？」

她搖搖頭，眼睛裏有些濕潤，我心裏又難過起來，她一定是同另外的男人一路走。

「那麼還有別的人……？」

她卻又搖搖頭，慢慢倚著我的身邊坐下，她的頭髮貼得我很近，幾乎和我連在一起了。我心裏跳起來，感到呼吸緊促，有些畏懼，恨不得立刻逃走，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她那含淚的眼珠在滾著，嘴唇貼在我的嘴唇上，吸吮起來，我發現她濕潤著的眼睛裏滾下兩顆晶亮的淚珠。

一會，她離開我的身邊，頭髮散落在臉上，低著頭，坐在我對面一個石磴上，兩眼視著地，我的心逐漸平息。

「你什麼時候動身？」

「以後再告訴你。」她忽然擡起頭看我：「你還是這樣待下去麼？」

我沈默一下，說：「不待下去，往哪裏去呢？」

她的臉色立刻變了，一會，她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我說：

「這封信不准你在這裏看，等你回去再看。」

我接過她的信，心裏真像捉迷藏一般弄不清楚她搗什麼鬼。

從那貴花園的石墓前與她分離後，我遵從她的意思，很快的回到我宿舍裏，把信拆開看時，寫著道：

「我早預料到你是不會順從我的意志的，所以預先我寫了這封信準備留給你的。你的生活太沒生趣了，消沈得使人害怕。你不是跑過戰地麼？你的筆不是也會為社會的黑暗鳴過不平，

爲光榮的戰士歌誦過麼？爲什麼你變得那麼消沈呢？我明天一早就動身走了。老實告訴你罷，那天你到我這裏來，你所看到的那位男子便和我一路走的，他並不姓陳，也不是我的哥哥，他是個挺能幹的男子呢。這次我們一同出去，將重新參加戰地殺敵工作。最後我留給你一句話：『生活就是戰鬥』……

玫瑰。」

我讀完了這封信，身子軟了，四肢無力，像一個沒了骨格的人癱睡在床上，兩眼閉起來，動都不動一下。這時，天色黑了，那白髮的老科員抹著一張油嘴走進來，在暗淡的菜油燈光下他那副多毛的臉孔笑著，慢慢向我的睡床走來，低聲說：

「怎麼樣，你的病好些麼？怎麼連飯也不喫呀？」

這時候，我不感到他像以前那麼討厭了，現在我纔知道他以前的話句句都真實，他的笑紋，容顏都露出忠誠的情意。他走到我的床前，發現我的態度與平時不同，看見我床上的信，便拿起湊到燈前面看了一遍，又放到我的床上，說：

「我早就主張辦公室裏不應該用女職員……」

說著，他就慢慢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燃起一根香煙吸著。

這一夜我沒有好好睡覺，第二天一早，太陽還沒有露頭，我便跑去找黑玫瑰，當我喘著氣跑到黑

玫瑰的家門時，我發現那黑漆閃亮的門敞開著，我走進去，發現她的房屋已空了，祇剩下些破爛的紙團，裏面一個老媽子在用掃帚掃著地。

「陳先生呢？她已經走了麼？」

那老婆子擰起一張枯皺的臉，望我一下，說：「半夜起五更就走了。她留下一個紙條，說若是有人找她就交給他，不知是不是留給你的？」

那老婆子說著，便回身從牆上扯下貼著的一張紙條，交給我，上面寫的是：

「××：我走了，一到達目的地，一定給你寫信來。最後我再重復留贈給你的那句話：生活就是戰鬪——玫瑰。」

我把這紙條塞進袋子裏，很快的走出了那院門，又回到我的宿舍，我感到像沈下海底一般無望，從此我便天天等待著她的來信。

我請病假的日期滿了，我就又不得不到辦公室去辦擬稿工作。幾天沒有來辦公，辦公桌上堆積了一大堆待擬的稿子，我一看見，心裏便十分煩亂，我注意著工役進來分送信件，每次當工役手裏拿了一大束信件走進辦公室的門，我便飛快的離開了辦公桌椅，跑上去問：

「喂，有我的信麼？」

我注意著那工役的臉色，如果他不搖頭，或是提起手來揀視信件，我就替他揀。若是有一兩封信

皮子是寫著我的名字，我便高興極了，很興奮的拿起來，第一先注意信皮上的字是不是黑玫瑰的筆跡；第二看發信的地址。然而，有好幾次都使我失望了，來信的人沒有一個是黑玫瑰，全都是一些男朋
友，弄得我連拆信看信的情緒都沒有。

坐在我背後桌位上的白髮老科員，牛鼻時時發出長吁短嘆，大概他早已注意到我態度的惶惑了。他嘆一口氣，低聲說：

「我早就預料你會落到這一步。」

這時候，我又想起了他說黑玫瑰和另外的男子挽著臂膀在街上走路的話來，我頭都不敢轉過去看那老科員一下，祇有低著頭雙手爬在桌子上，裝著在擬稿件。

這時候，那胖子文書組長抖著一身脂肪走過來，一臉和藹的笑容湊過我，似乎耽心我生氣似的低聲問道：

「那件呈請補發貸金的公事，你辦好了麼……？」

他口裏飛出一股煙臭，刺激著我的鼻孔。這時我纔清醒過來了，從我的桌子上一大堆待辦的公文中尋找文書組長催詢的那件補發貸金的公事。文書組長見我忙亂起來，卻又和藹的用手掌輕輕拍著我的肩說：

「先把它找出來，先把它辦好罷。」

他說著，臉上仍是笑著，走了。

我把那件公事尋出，正在思想著擬稿時，忽然發現背後走過一個工役，吃嗟一聲，一封淡藍色的信投擲在我的桌上，我早已敏感的看出那淡藍信皮上墨筆的字跡是黑玫瑰寫的，我心裏跳起來，立刻把剛剛握在手裏的一支筆擲在桌子上，手在抖著，拾起那封信來拆開，信裏卻是一張雪白的信箋，用鋼筆寫的字：

「××：我已乘民生公司的江輪，過了一整天的江輪生活，今夜船停泊在××碼頭。江水很大，船行起來真是冒險，有好幾次都幾乎觸了礁。明天便可涉過最險地——那有名的險要的三峽，過了三峽便平安無事了……」

玫瑰。」

我盼望她平安的涉過三峽險地，給我一個安全的喜訊，盼望她第二封信寫來。然而一個月過去了，仍不見她來第二封信，在這期間，我從報紙上發現兩次江輪觸礁的消息，耽心著黑玫瑰會受不幸。如今這辦公室裏再也望不見黑玫瑰的影子了，便是她原先辦公的桌椅上也早換了一個男的，坐在那裏代替了黑玫瑰瞻寫的工作。

我又寂寞下來了，寂寞得比以前更可怕，幾乎變成了一個沒有生命的人，每天除了辦公以外，便又跑到那貴花園的枯樹下，坐在巖石上靜聽遠山谷裏瀉下的瀑布聲，山下江水的嗚嘯聲。如今已是

深秋了，這貴花園便顯得更淒涼，樹葉凋落了，青草也黃了；秋風陣陣吹來，掃著那枯葉樹枝，儼似奏著一副哀樂。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希 望

破爛的小縣城，街巷的甬路都是用圓滑小石子漫的，一經過小雨的淋灑，甬路上那各色大小的眼睛都閃著光了。在這個界乎長江與黃河流域的空隙間，氣候有難以捉摸的變化，有時那漫天瀰地的黃風，從這小破城背後的山叢頂上吹過來，便一直把這小破城前面一帶起伏的山丘，樹木，房舍，池塘全都蒙遮了。但有時落起小雨，又往往十日半月的不晴天，使人感到悶沈，陰慘，就如江南那霖雨季節。這氣候損壞了何成洵的健康，他每遇到吹風或陰雨的日子，他的老病根子便發作起來，不是咳嗽吐白痰，便是喉嚨中喘息，霍霍作響，關在那暗淡無光的堂屋裏，睡在竹片躺椅上，閉目思慮著他這一生的滋味了。

秋雨淋得房頂的瓦片淅淅的響，堂屋門外面有一株老梧桐樹，枯黃而似巨人手掌的葉子落滿一地，也被雨淋得濕潤閃光，與何成洵的臉色一樣憔悴。空中的陰雲一陣濃一陣淡的漫散過去，那雨粒打得薄瓦也便時響時隱。何成洵想著他這一輩子裏所經歷的大事小事，悲哀的事與快活的事，然而沒有一件事比得上日本來侵略中國這件事使他煩悶了。這件事把他剛剛從大學畢業回來的兒子何升雲拖上了戰地，參加到軍隊裏去，不知幹些什麼沒趣味的玩藝，對他供兒子讀大學的希望正

相違背，所以他的第二個兒子何升山，祇讀他在初級中學裏讀了一年半，決定不讓他繼續讀書了，他就在家裏幫忙他招呼各佃戶的租糧徵收，寫寫信，記記流水帳，他的字也够用的了，比著上了大學回來沒事情做，還有用處些。想到這些，他就又喚何升山來：

「升山，把你哥哥昨兒寫來的那封信拿來，再念給我聽聽。」

何升山跑進套間屋去找哥哥寄來的信，找了半天，回來說：

「不知弄到那裏去啦？找不著啦。」

何成洵翻過臉來，瘦高的顴骨幾乎和他的鼻頭相平了，兩隻紅絲眼睛直楞楞的望著何升山，心裏有說不出的不快，罵道：

「你成日家翻東翻西，把抽屜都翻成亂麻了，把信給我翻到那裏去啦？混蛋的小子，那麼一封要緊的信，也叫你給翻沒有了。小心那些帳條子，流水帳簿子，若是把這個給我翻不見了，可不把你的皮剝掉！」

何成洵說著，又瞪一瞪眼睛，滿眼的紅絲網翻起來，又咳嗽，往地下吐出一口白痰。何升山無意中受到父親一頓申斥，心裏特別感到難受，便回過身子又向套間房裏走去。套間房中雖也有一個窗子，但窗臺子上堆了許多爛布破衣服，靠了一些納鞋底子的厚紙殼，光綫暗淡，房子裏顯得陰沈沈的，一些怕冷的蠅子四處落著，飛繞著，在骯髒醜陋的牆壁上爬著。何升山的母親正在套間裏替何成洵補

破衣服，因為眼看著天氣轉涼，何成洵的幾件破棉襖都破開了洞，新的又買不起，祇好把幾件舊破衣服補綴起來，再將就一個年頭。她聽得那個老頭子又在堂屋裏拿何升山出氣，又看見何升山的臉色羞紅，滿臉的不高興，她便把破衣服和針線什麼的都丟下，嬌著兩隻腳走到堂屋，對騎在竹片躺床裏的老頭子說：

「看你這人，真是的，怎麼總是拿著孩子出氣，遲早要叫你把升山也吵跑了，你纔自在呀！升雲還不是你把他吵跑的麼？爲了找不到那麼一封信，也值得你發脾氣！那信上橫豎是說要回家來，再看看還不是那一些話？你的脾氣以後改改纔好，升雲已經好幾年不回家了，這一次他回來和以前不同，他也長成大人了，也在外面娶了媳婦，當了爸爸的，他回來你可不能像以前那麼對待他呀！若是你再那麼待他，發脾氣，罵，吵，他若是再被你吵跑了，以後恐怕永遠也見不到他的面啦。」

何成洵聽著老婆的一番話，便把小煙斗含在嘴裏，睜著眼睛一口一口的吸煙，等老婆說完，他轉過身子去，斜過紅絲眼珠子望了老婆一眼，把小煙斗拔出嘴來，說：

「養兒子，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想得濟嗎？養兒子得不到濟還要兒有屁用？哼，升雲這小子，我白白供他唸了十幾年書，講化錢多少，下了多少本錢，還不用說。就是這十幾年的時間，我也賠不起呀！大學畢了業回來，找不到職業，還是待在家裏養肥豬，那還唸書幹什麼？沒有說他兩句，他就對他老子發脾氣，滾到外面去，誰知道他這幾年在軍隊裏幹的什麼事呀？弄不好又是回家來叫他老子爹替他

「養老婆孩子，他回來！我不稀罕。」

何成洵手裏端着煙斗，另一隻手撐著輪椅的柄把，額蓋上暴露著許多青筋，露出一口的煙薰牙，顯得焦黃黧黑，鼻孔裏一些捲曲的黑毛被他氣憤的呼吸吹得顫抖著。

何老婆子，雖然有兩隻舊式粽子腳，但頭髮卻是受過新潮流的沖洗剪過的，祇是剪得不時髦，左看右看，頭髮都往後齊齊的撐著，很像那禿毛鴨子屁股。她自從升雲離家以後，整年三百六十日，每天的夜間沒有給竈王君斷過香，爲的就是求竈王君的神靈，把她升雲快點找回來。升雲打回書子來要回家，在她想來自然是她這幾年夜夜對竈王君燒香禱告的效驗，並且升雲的書子上寫著還帶回一個讀過書的媳婦和兩個孫子來，這更是竈王君神靈的賜福，應該快樂的事，偏偏這老頭子性子怪僻，不但不歡喜，反倒天天悶鬱不樂，總追尋些小毛病給升山發氣。

「哎呀，你又說什麼呀！」何老婆子雙掌拍了一下，皺著她那平板板的臉子，哭喪著，眼皮裏含滿兩泡眼淚，說：「你總是這一套話呀，反來覆去，真不知聽你說了幾萬遍，一點不疼愛孩子們，光知道在得濟不得濟上打算盤，叫你把這家庭吵得三分五裂，這還有什麼過頭呀，我真不如早早死了纔舒服，留下你一個可得兒子們的濟罷！」

何老婆子說著，那眼皮裏兩包淚水已撲簌簌的滾下來，把衣襟浸濕了。她用手帕子撫起眼睛，哽哽咽咽哭泣了。

睡在竹片躺椅裏的何成洵嘆了一口氣，從嘴裏拔出煙斗坐起來，往地下磕著煙斗裏的煙灰，說：「呀，呀，得了，得了，又值得這麼大叫大哭的，橫豎升雲是要回來的，我是想查查那封信上他們什麼時候到家，我好去接他們呀。你快別哭罷，我最怕你的眼淚……」

何成洵說到這裏，又咳嗽了，往地下吐一口痰，便站起來，向外面望望天，仍是陰沈沈無放晴的希望，門口外面的石子甬路上已有淤水了，那棵梧桐樹上又喳喳的掉下幾個黃葉子來，落在濕漉漉的石子甬路上。幾隻鴨子從那牆壁的流水溝的眼洞裏爬進來，是擺著身子往那雨淋濕的桐葉上用扁嘴啣了幾下，舉起頭睜圓小眼睛望堂屋中愁悶的主人，彷彿驚異著這主人爲什麼又在生氣了？然後它們伸著頭嘎嘎的叫，向主人討東西喫。

何老婆子用衣袖子拭了一下眼淚，回頭望見鴨子們的頭，便對套間裏升山說：

「升山，去餵餵那鴨子。」

何升山赤著兩隻腳板，挽起袴筒，走出堂屋門去，那幾隻聰明的鴨子還跟隨了何升山的腳跟，一直往旁邊一間倉房走去了。

堂屋裏，何成洵仍是躺靠在睡椅裏。小煙斗已收起來，不再吸煙了，兩隻手掌互挾在胳膊窩裏，嘴唇上稀稀幾根鬚子動也不動一下，兩隻眼睛怔怔地對著門外面的天空出神，似乎從那裏就可看出人生命運的悲慘與幸福，最後對著空中嘆出一口氣……

經過一夜秋風的吹刷，這空悶的天氣纔算放晴了，祇是秋風也太慘忍，把桐樹上的葉子吹刷得赤裸裸一個不剩，留在牆根下的兩盆菊花也被吹折了，便是街坊家一棵老榆樹的枝葉，也禿了半塊頭。氣候轉寒了，何老婆子給她老頭子補的衣服，便特別加工，眼睛雖然花了，穿針跑到屋門外頭，穿上針趕快跑進房裏去，忙碌著她那兩隻發顫的手，抽著穿過衣服的針線，心裏卻想著她那大兒子升雲回來，將帶來一個讀過書懂事的媳婦，與兩個聰明可愛的小孫孫，這以後她家庭裏將不會如以往那麼枯燥寂寞了。她那兩個小孫孫的影兒一跳一跳，彷彿當真出現在她面前，那個懂事的兒子媳婦也如坐在她身邊幫她縫衣服，久別不見的兒子升雲也似陪她說笑了……誰知她眼前一閃，格崩一聲，她的手指頭突覺刺痛，原來是那根縫衣的鋼針斷了，她哎喲了一聲，發現手指頭冒出血來，趕快用嘴含住指頭上的傷口，用力咬了幾下，叫著：

「升山，升山，快點把刀子擗來，你媽的手指頭被針扎出了血呀！」

升山跳進來，翻箱倒篋，找出了一個小紙包，把紙包打開，趕快把包裏的藥麵替他的母親上到手指的流血處，升山喘著氣，望著母親的傷處，又用破布替她裹起來，用線纏住，問她痛不痛，何老婆子兩手在顫著，說：

「我祇管想你哥哥去了，誰知手裏還有針，不知怎麼一下子打斷了針，把我的手也扎破了。按說打針本不是吉事，可是出了血就算破了，我看這血就是喜事，你哥哥一定很快就回來的。」

升山笑著，望望母親的臉，說：「哥哥回來，有個嫂嫂幫你忙，以後媽媽可以少做些事了。」

「我也是這麼想呀。」何老婆子說，望望窗子外面，是個晴天：「看今兒的天氣，也是個吉日子，你爸爸那裏去啦？」

「爸爸出去喝茶啦。」

何老婆子把衣服和針線都放下，搬出個小椅子來，放在小院子裏，坐著，擰頭望著晴朗無雲的藍天，她那起了皺紋的額蓋又寬又大，隆起兩根粗魯的青筋，顴骨削瘦，眼睛陷下骨窩去，這些都可看出她一生的操勞，辛碌，寂寞，枯燥的生活，然而爲了她的升雲要回家的消息，她幾夜沒有安眠過了，什麼事也不容易做下去，不知爲什麼，她的心總是飄浮在半空裏。坐在椅子裏，也坐不長久，沒有二十分鐘，她又站起來走出去，用手掌遮著陽光，向著小街的行人中望，望望她的升雲回來沒有？有時她望不清楚，便喚升山來說：

「升山，你看看那裏有人走來，是不是你哥哥呀？」

升山在他哥哥離家時，年歲還輕，如今哥哥的面孔他也模糊了，他跑過去看看，祇說不是的。何老婆子不相信，等那人走近時，卻真的不是她的升雲。在她想像中的升雲，穿著那閃光眩目的衣服，穿著發亮的大皮鞋，頭髮梳得鏡子一般，脖子裏還繫了那麼一根絲綢帶子……這是在升雲讀書回來照例的影象，每當升雲從什麼京裏回來，照例都是這副裝束的。她站在門口從過往行人中尋找這種裝

東的人影，但總是搜尋不到。一直等到何老頭子從茶館裏喝完茶返來，她仍是沒有搜尋到升雲的影子。

何成洵翻著紅絲眼睛，看了老婆子一眼，不高興的叫著：

「靠著門框子幹什麼呀？還不進去坐？外面風涼，若是吹病了又是唧呀子哼叫的啦……」

何老婆子看見何成洵臉色不悅，不知道這老頭子又爲什麼生氣，便說：

「這真是不知道從那裏又吹來一陣鬱氣，又把你惹著了，我靠在門口望望就望不得了？你究竟爲什麼給我鬧那個樣兒呀，爲什麼不明白的說出來？」

「別吵啦，你的升雲已經回來啦。」何成洵不看她一眼的說。

何老婆子還不相信，她總以爲這老頭子又欺騙她，說瘋話了。但她卻沒留意到何成洵背後跟著一個黑瘦的人影，還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都是穿的破黃綠軍服，與她尋常從街頭望見的大兵衣服一樣，那女人懷裏抱著一個嬰兒，手裏牽著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肚子又膨脹著。前面的黑瘦男子一望見她，眼淚已經撲撲滾滾下來了。這真是像在夢境裏一般，何老婆子簡直撞到鬼了，她幾乎不認識這人就是她兒子升雲。起初她對他癡望著，等她辨清楚那黑瘦男子的兩個眼睛是升雲時，她的老眼裏淚水也禁不住滾出來了，一面哭，一面叫著：

「我老糊塗了，我不認得你了，你爲什麼變的這麼瘦呀？也難怪我不認得你，看你的臉連一點肉

也沒了……」

老婆子說著，又舉手拭眼淚，引著升雲進房門裏去。升雲這一次離家返來，情感上與以前完全不同了，望望家庭的小院子，也似不像從前那麼幽靜，他祇感到荒涼、破爛，尤其那棵梧桐樹，比以前長粗了好倍幾，房屋與鴨棚，都是懨懨離離的，四處望望，雖然還可尋到幾點他童年時代的足跡，但看來似乎什麼都變成過去了。他的弟弟升山也幾乎長成了人，與他回家前所想像的那個弟弟完全不同，他身體生得又粗又壯，看來彷彿是個有力氣的人，粗眉毛，大眼睛，講起話來喉嚨很亮，他真想不到與他的升山弟弟完全是兩種世界的人了。

母親搬來幾個凳子，讓升雲、升雲妻子都坐下，在院子裏休息休息。何成洵又躺在堂屋裏睡椅上，端著煙斗不停的一口一口吸煙，升山癡立在堂屋門口，升雲也不知談些什麼好，空氣相當的沈悶，祇有那愛兒子的母親把小凳子挪到兒子與媳婦跟前，望望兩個孫子，又看看升雲的臉，問長問短，問升雲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啞臉爲什麼變得這麼瘦，怎麼好久也沒有回封書子來，接著她又訴說她在家裏如何牽念他，怎樣夜夜不斷的對道王君燒香許願，又怎麼在睡夢裏夢見他回來，帶了多少銀子鈔票，喫得又白又胖，誰知道他這次回來是這麼狼狽，連衣服都是粗棉布軍服呀……老婆子嚼囉到這裏，升雲心裏被苦痛侵蝕著，可是祇對著空中嘆一口氣，沒有說一句話。

老婆子看見他的表情，知道是傷了升雲的心，趕快轉過話頭，說：

「這大孫子有幾歲啦？他叫什麼名字？」

升雲還沒回答，坐在旁邊一張小矮椅子上的升雲妻說：

「他叫徐生，因爲是在徐州生他的，爲了紀念那個地方，就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徐生，他今年四歲啦。」

老婆子回頭望望升雲的妻，這時候，何老婆子纔從她那一叢頭髮下面發現她面皮的嫩白，美麗，原來以前她身上那身汗污骯髒的破軍衣把她的姿影遮埋了，這時，老婆子不轉睛的望著她，她生得一對晶亮黝黑的大眼睛，兩條彎細眉毛，嘴唇與鼻子簡直從那美人畫子上也難以尋到，若是她穿上一身漂亮衣服，誰家的媳婦能够趕上她這麼美麗呢……老婆子不禁望得發癡了。這時候，徐生那個小孫子卻大膽的跑到升雲的懷裏去，回頭望著何老婆子，低聲問升雲：

「那個老婆子是誰？」

升雲心境雖然焦悶萬分，但對他的徐生是很喜愛的，低聲告訴他說：「那就是你們常常說起的你那個祖母，你應該喚她做奶奶的。」徐生聽了爸爸的話，小眼睛望著祖母那副骯髒醜陋的樣子，小心靈裏似乎有幾分失望。升雲把他的小手握住，低聲對他的耳朵說：

「還不上去對奶奶鞠個躬，喚聲奶奶去！」

聰明伶俐的徐生，兩隻小眼睛頗像他母親的一般黑亮，晶瑩，他雖祇是個四五歲的孩子，已經眼

隨了父母在戰地盡盡顛沛流浪的苦難生活，嘗受過不少戰亂及人生的滋味了，所以也甚懂得大人的心情，他聽了父親的話，小眼睛活旋了一陣，便跳過去一面喚奶奶，一面向著老婆子深深鞠了一躬。向著兒媳婦望癡了眼睛的何老婆子，突聽得小孩子清脆的喉嚨喚奶奶的聲調，這還是她有生以來初次聽到的聲音，回頭看見是徐生小孫孫，歡喜得心中壓不住的跳起來，趕快把徐生拉進懷裏去，抱住徐生心腸肉兒的喚著……

坐在堂屋睡椅裏何成洵那老頭子，紅絲眼睛望著屋牆的一角，不停的吸著煙斗，一口一口向空中噴吐，他本來早想把升雲喚到跟前來，問他個究竟，究竟他這一次跑出去到什麼地方幹什麼事？以及他回家來想幹什麼？……可是一聽得外面小孫孫說話的聲調，像琴絃一般悅耳，便把他剛纔的一番打算打消了。他明知道兒子這一次回來是因為在外面弄得狼狽不堪，無法養活他的妻子孩兒們了，纔又回來把這沈重的負擔加重在他這老頭子身上，這與他以前所想的一點都不差，升雲不但沒有給他帶回來一兩白銀，反到給他添加了三四口喫飯的嘴……想到這裏，何成洵忽然咳嗽起來。對地下吐出一口綠痰，又吸著煙斗。

他咳嗽的聲音把坐在外面正摟著小孫兒喚叫腸肝肉兒的老婆子驚醒了，她推著小孫孫說：「徐生，徐生，堂屋裏那是你爺爺呢，快去給他鞠個躬罷！」

徐生跳出祖母的懷抱，看看母親，母親也做出手勢叫他進去見祖父，徐生纔大膽的跑進堂屋去。

見爺爺。爺爺是那麽一個醜臉紅爛眼皮的老頭子，假如在街市上遇到他，徐生一定把他當成個叫化子看待了。徐生笑著給祖父鞠一個躬，也喚一聲爺爺。何成洵被這聰明的小孫孫喚得心裏一陣高興，從椅子裏跳起來，望著徐生說：

「好孩子，這麼大兒就懂得給人使禮，哈哈……」

外面何老婆子和升雲，一聽得堂屋裏何成洵老頭子笑了，他們臉上也都喜悅起來，知道那老頭子高興了，於是何老婆子在院裏叫著：

「這外面還有一個小的呢，長得又清又俊，看這孩子們，都挺乖的，你出來看看罷！」

何老婆子說著，便從升雲妻的懷裏把小的抱過去。誰知那個小的一見被生人抱過來，四肢便是一陣掙扎，想脫離開何老婆子的胸懷，回到母親懷裏來，呀呀的哭叫。

升雲的妻又把小的抱回去，這小的還回頭望著那陌生的老婆子，似乎奇怪著這老婆子爲什麼要抱他？何老婆子露出奇異討厭的表情。何老婆子並不就離去，還站立在升雲妻旁邊望這小的。一面望著，一面問：

「這個可起了名兒麼？」

「起了，他就叫記漢，因爲生他時在漢口，所以就給他起名記漢的。」

「哈哈，這名兒都有來由的。」何老婆子說：「還是讀過書的人起名兒文雅，還有個講究

兒。」

何老婆子說著，又裂開一口蟲蝕黑牙笑了。

這時候，徐生從堂屋跳出來，何成洵老頭子並沒出來看小的，何老婆子以爲他害羞，怕見新兒媳婦的面，又在喚他：

「你出來說說話兒罷！升雲兩口兒剛回來，也應該給他們談談家常呀！」何老婆子說到這裏，忽發現徐生小孫孫用驚異眼睛望著站在堂屋門口的升山，似乎奇怪著這又是誰？老婆子又趕快給他介紹道：「徐生，那是你叔叔呢，快對他鞠個躬罷！」

徐生對升山鞠躬喚叔叔時，也引起升雲妻的注意，她擡頭望過去，看看升雲的弟弟是個什麼樣人？祇是那沒見過世面的升山，聽見有人喚叔叔，遠處又有眼睛的視線對他看來，他倒被弄得局促不安的，臉孔漲得緋紅，口中支吾說不出話來。這時，何成洵老頭子端著小煙斗，佝僂著身子走出堂屋門來，看見他的升山那種不知禮節的樣子，便說：

「終究是個鄉下土包子呀，連個四五歲的小孩子都不如！人家喚你叔叔你可答應一聲兒呀！」升山被說得臉孔漲得更紅，扭身便向堂屋走去，揉著眼皮進堂屋去哭了。何老婆子知道升山是個鄉下臊皮臉子，讓他進裏面哭去，不理他反倒好些，何成洵發現升山揉眼皮，很有些不高興，想進去教訓他一番，又當著新兒媳的面，臉上露出些尷尬的顏色。何老婆子早已看出事情的原由來，趕快上

去勸慰何成洵：

「你這裏來坐，別管他罷。」說著，她殷勤的搬過一個凳子去，放在何成洵的屁股後頭：「坐下說話兒，坐下說話兒。」

何成洵坐了，輕輕嘆一口氣，又沈默下來。他腦子裏像一團亂麻，不知從何處理起，睜開兩隻紅絲眼，偷偷瞟著升雲，升雲正在低著頭瞧那被風吹折了的菊花，何成洵把煙斗從嘴裏拔出來，磕著煙灰說：

「升雲，這一次回來，你爲什麼變的那麼瘦哇？是不是害了病？」

升雲擡起頭來，似笑非笑的表情，也是一個尷尬的樣子，說：

「人長大了，自然就不能永遠保持著少年時代的豐潤，一定要變瘦的。你看我很瘦，其實我很結實，沒有害過一次病，因爲我身上都是肌肉，在軍隊裏我每天可走一百多里路，還背著簡單的行李，若是身子有病怎麼還能走這麼多路呢？」

「哦，」何成洵彷彿剛纔明白了一件事似的：「你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

何老婆子也在旁邊搬起手指替兒子算起了年歲。算準了升雲的年齡，纔彷彿驚異到時光飛逝得可怕，她的嘴裏不禁也哎喲了一聲。

「升雲，」何老婆子說：「我記得你以前從學堂裏回來，臉兒又白又嫩，這一次回來簡直和以前

變成兩個人了。」

升雲聽了母親的話，嘆了一口氣，他剛剛見到母親，母親又何嘗不是與以前變成兩個人呢？她的牙齒脫落得祇剩兩根門齒，兩三根白齒了，臉瘦落了兩個坑，眼睛也陷下兩個窩裏去，頭髮禿了頂，臉上的皺紋不知增加了多少條，父親也同樣蒼老了許多，祇拿他細瘦了的脖頸來說，那個隆起的喉頭，皮都鬆皺了，其他如鬚髮的蒼白，脊背的佝僂，都顯露出他的年邁衰老，由他臉上的表情看來，他以往那種暴躁，執拗的怪脾氣，也似改變得順和了，若在往年升雲回家來，他第一句話不是咒罵，便是教訓，再不然就是給他一副臉色看……老頭子的這些難堪，都似應隨著年齡減消了。

「你出去這幾年，怎麼也不常給家裏打回書子來？」何成洵說：「你們在外面不知道家裏老子多麼望念你們。」

升雲見給父親說話的機會來了，便說：

「爸爸，我在外面這幾年都是在戰地裏東奔西跑，那裏還有時間寫信吶！連我那兩個孩子都是在兵慌馬亂裏生的，不滿月就背起跑，後面有敵人追著，誰還敢遲疑一下呢？」升雲說著，便興奮起來：「我們在戰地裏，整日整夜都是在疲乏中奔跑，和大兵沒有什麼分別，到一處稍安靜下來，又要招集軍民大會，貼標語，講演，訓練民衆……」

升雲說到這裏，突然發現何老頭子臉色有些不對了，便立刻停止講話。何成洵翻幾下紅絲眼睛，

打量升雲一番說：

「你出去原來是幹那什麼宣傳員去啦！我供你讀了這十來年書，難道叫你幹那種無聊的事麼？那也是大學生幹的麼？……」

由他這一句比一句沈重的語勢聽來，升雲彷彿又恢復到數年前的父親莊肅的面前了。他簡直沒有改變，態度那麼嚴峻逼人，升雲聽他哼了一句，知道他下面一定又要責備他辜負了他的希望。升雲沈默下來，聽著，然而那老頭子彷彿又意識到面前有生人，下面祇長嘆一口氣，便又吸起煙斗了。

何老婆子知道事情將蔓延起來，趕快轉個話語。對何成洵老頭子說：

「升雲他們回來，一路上也疲乏了，叫他們進屋裏休息一下罷。下午你不是還出去喫茶麼？時候也不早了。另外還要給們他收拾屋子住呢。」

就這樣，大家纔散開了，何成洵嘴裏咬著煙斗，弓著背走出去喫茶。何老婆子把升雲夫妻倆和孫子們引進另一個套間裏，這就是她早為他們預備好了的臥室。升雲夫妻一走進去，升雲便徵求著他妻的意見：

「紅霄，你看這間屋子怎麼樣？」

紅霄懷裏抱了那小的記漢，走進這間屋子，一股陰濕的臭氣衝著她的鼻孔，雖然有一個小窗子，可是因為窗子高了一些，光線不十分充足，房屋裏顯得陰暗，影響健康。若是在她當學生時代，這種房

子在她眼光裏簡直是馬廐，餒鴨養豬的棚子，自從她跑上戰地，同何升雲結婚後，養了孩子，各處又碰了不少的壁，社會上虛偽無情的滋味她與何升雲一路嘗受够了。她少女時代驕傲高大的眼光放低了好幾倍，被這兩個孩子拖累得志消氣散，如今能够有這種房子落腳也似不算委屈了。她對何升雲答應說得很好，並且她又望見靠後牆山有一個很大的架子床，在戰地奔波時，一向是睡地鋪，如今有這麼一個大床，心裏所有的疲乏，彷彿都需要它解除，需要它恢復。她抱著記漢，一下便坐到床上去，她被孩子勞累得實在需要休息了，不顧一切的歪倒在床上，餓小的奶子喫，由不得嘆出一口氣。

這時候，何老婆子替他們找桌子椅子去了，升雲得機會同紅霄談話：

「怎麼樣？」升雲也坐在床邊上，這時，他纔發現床上鋪著很髒的土布淺藍色褥子：「紅霄，你嘆什麼氣？有什麼不滿意麼？」

紅霄搖搖頭，閉著眼睛，一面用手指向背心裏搔著癢，一面絕望的說：

「我以前的幻想真想不到被孩子打破，我做夢也沒夢到過我會跑到這麼荒僻的山城裏來，住這麼黑暗陰濕的屋子。升雲，我完了，我這一生算完了，孩子把我拖進監獄裏來了……」

紅霄說著，眼淚撲簌簌滾下來，想到自己的前途，還要在這小黑屋子裏生一個孩子，到那時候，又多添了一個，三個孩子比三條樹根還難拔起，她以往青年時代那些崇高的幻想還不是泡影麼？她還有什麼前途呢？

升雲看著紅霄那狼藉雜亂的頭髮，又穿著那麼一身被汗漬濕透的軍服，一雙破鞋子都開了口，睡在那麼骯髒的床褥上，够多麼可憐！再想想紅霄與他發生愛情的情影，穿著時髦的高跟子皮鞋，淡綠淺花子旗袍，與目前的紅霄相比之下，也不禁使升雲的眼睛裏湧起一陣酸熱，眼皮裏含飽一包眼淚了。

「紅霄，這都是我害了你，若沒有我，你也許像一隻燕子早已飛過自由的遙遠地帶去了。」

紅霄聽得升雲的聲音發顫，發現他眼睛中的淚光，她便趕快止了哭，用手帕子拭一下眼睛，說：

「怎麼是你害我的？我祇恨當初脫生爲女人。脫生了女人就是這麼苦法。我誰都不怪，升雲，你不必那樣，快點把眼睛擦乾，一會你媽要進來的。」

升雲剛舉上手去抹眼睛，已聽得母親搬了一張椅子，牽著徐生進來了，他趕快把手放下來，對母親說：

「媽，你去休息罷，這傢具等我來搬。」

何老婆子已發現升雲的眼睛有淚，不明白他爲什麼哭，又望望床上睡倒的升雲妻，發現她的肚皮膨脹得似鼓一般，用袖口抹了一下額蓋上的細汗，說：

「還是我給你們把傢具收拾好，你多年不在家裏，不知道這家裏够多麼亂道。」何老婆子說著，又擰頭望升雲的眼睛，表情：「剛回來，爲什麼事傷心吶？」

升雲祇對母親揮一揮手，說：「沒有什麼，媽，你回去休息罷，桌子凳子留著等我去搬。」

但是，熱愛兒子的老母親，怎肯叫兒子去搬呢？還是她一趟一趟把升雲以前寫字用的桌椅傢具都搬過來，最後又把最新的被子抱過來，還替升雲把他從戰地帶來的一小捲骯髒污垢的行李打開，破衣那，爛鞋襪，多泥土的被子，單子，一件一件替他們晾在小院子裏葛荊上曬起來，一直到太陽快落山，老母親纔算替兒子把事情做完了。

在喫晚飯時，何成洵那老頭子佝僂著腰，照例從茶館裏走回來，一面走，一面咳嗽著吐痰。喫過了晚飯，老頭子囑告升雲兩口早點去睡，因為他們在路上走路，一定疲倦需要休息了，老婆子饞了雞鴨，就把房門閉了，同了老頭子一同進套間去坐。小兒子升山，因白天受到恥辱，所以一直在不高興，爬在桌子上不聲不響。

何成洵老頭子面色仍是陰鬱不樂，因為他到茶館裏去喫茶時，有許多街坊的熟人們都知道升雲帶著妻子兒子回來了，都問何成洵升雲可替他帶回來一些銀子沒有？何成洵聽了鄰人們的話，感到非常難以回答，所以他一回到家來，一肚子的懊喪，也不好給他兒子發洩，現在他坐在套間裏，嘴裏又咬著小煙斗，癡癡對著小菜油燈出神。一會，又嘆一口氣，還是沈默著對小燈出神。

「怎麼啦，你又嘆的什麼氣？兒子回來啦，應該歡歡喜喜的纔對，怎麼總是一肚子的愁悶？」

何成洵的眼睛翻了兩下，那瘦稜的顴骨被燈光照得有幾處是黑影子，最後把小煙斗從嘴裏拔

出來磕著煙灰，說：

「你沒出家門子呀？怎麼知道街坊鄰人們怎麼嘲笑咱們兒子呀？」

何老婆子聽得何成洵說這句話，纔知道他爲什麼嘆氣，趕快把她兩隻手拱在胸前，喚了幾聲菩薩，對何成洵道：

「那些鄰家街坊子們，沒一個是好東西，都是攪撥著別人家裏鬧起風波，他們看著纔高興。你今兒可在茶館子裏聽得一些什麼話？」

「你也別怪人家說，也別說什麼人家高興別人家裏鬧風波，其實還是咱們家裏兒子的不對，你說，當爹當娘的辛辛苦苦，養兒育女，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了將來得兒女們的濟麼？尤其像咱們的升雲，在外面大學裏都學過業的，化他爹老子的錢成千上萬的，到如今一個錢沒有抓回來，反倒弄回一個大肚子老婆，一羣孩子回來，叫他老爹子替他養，這還不是人家外人們譏嘲你的話柄兒，你還有什麼話給人家辯駁？……」

何成洵氣得額蓋隆起幾根青筋，眼睛一翻一翻的睜得很大，說著，已從一張坐椅裏跳起來，大聲叫著，對老婆子還打著手勢。老婆子生怕升雲聽見，趕快上去用手掌堵老頭子的嘴，低聲叫著：

「你修修德罷！小聲點兒，你不知道升雲心裏多難過哩，還這麼大聲叫罵！今兒下午他還哭了呢。」

何升雲與他妻子，兩個孩子，擠在另外一間房子裏，他們雖然感到十分疲倦，需要香甜的睡眠，但兩個人心裏都彷彿有事似的，雖然誰都不敢翻一個身，恐怕驚醒對面，其實誰都知道誰都沒睡著。他們兩個人都清清楚楚聽到老頭子回來，走路的腳步聲，咳嗽吐痰聲，甚至他身子坐得那椅子的吱喳聲，都聽得十分清晰，他的吵叫咒罵聲，自然更聽得清楚了。

紅霄聽得有些忍耐不住了，用手推一推何升雲，何升雲伸過手去握住她的手，他感到她的手在顫著，似乎受到驚恫一般顫得厲害。

「你聽見了麼？」紅霄嘶聲說。

「聽見啦。」升雲也嘶聲說：「不要怕，這老頭子就是好聽閒話，等他性子一發過去，就沒有什麼的，不要怕……」

「這樣下去，我真是忍受不了呀！升雲，你是知道我的，我需要休息，需要安靜，升雲，我可受不了這種神經上的壓迫的。」紅霄小聲顫著說。

「是的，紅霄，我知道你……」升雲剛說到這裏，突感到紅霄的手用力把他的手一拉，阻止他的說話。並小聲說：

「你聽，又說什麼哩！」

祇聽得套間裏老頭子聲音緩和下去，說：

「……唉，完了，我這一輩子是不再希望享兒子的福了。在他小時候，我們天天希望他長大，念書，出去做官，發財回來，誰知道他長大了，還不如我呢……唉……」

「算了，又嘆什麼氣。」老母親的聲音：「兒子能平安的回來，又帶回媳婦孫子來，也就是咱們的福氣了，外面的閒話儘他們說去，咱們不聽……」

「唉！完了，沒有希望了。」何成洵又嘆一口氣說，以下便沈默了。

這時候，何升雲的妻在黑暗中祇緊緊地把升雲的手握住，彷彿害怕他就逃脫一般。他們靜靜的再聽不見什麼聲音了，何升雲不由得嘆出一口長氣說：

「其實我們回來，完全是爲了這幾個孩子，若不然誰肯回到這裏來受他的氣呢？我們在家裏惟一希望，就是希望肚子裏的趕快生出來，希望他們趕快長大，你也好早點脫開這苦海……」

紅霄聽了升雲的話，祇感到前途茫然，她知道升雲祇想到孩子們趕快長大，卻沒想到孩子們長大時，他們自己也都變成鬚髮蒼然的人了，那時候還怎麼要她脫離這苦海呢？她祇感到夜一會比一會深沈，黑暗，她雖然感到十分疲倦了，仍是不能入睡，兩隻眼睛望著黑暗的夜色。

一九四三年九月重慶。

歸來

碧藍的天邊抹著一帶紅霞，牛車在塵土飛揚的大道上拖得錚錚銑銑的響，疲憊使我的眼睛昏沈，模糊，我的嘴唇被風吹發起皮，眼睛時常湧出一些清水。趕牛的車夫頭上纏了一塊藍布，臉上的皺紋都被黃塵填平了，他把手裏那根禿木棒對著兩條黃牛的屁股點了兩下，破車的兩個鐵輪便又錚錚銑銑響一陣。他舉起了那根禿棒，往前一指：

「前面就是柿子村，你看天主教堂那尖屋子。」

我那同伴的眼睛直楞楞望過去，他的歸心似乎比我還要急，雖然這並不是他自己的家鄉，可是四五年來在荒涼寂寞的戰地奔波，他實在很需要溫靜的環境休養，但是他的家鄉在河北大平原裏，抗戰初期便淪陷了，他還能從那裏得到安慰呢？在他沒有安宿處以前，別人的家庭也是好的，我抹了一下眼睛，遙遠的我也望見那伏睡在大平原裏的柿子村，樹木是禿禿的，露出黑黝的顏色，那破了半地頭的寨樓早已對著我們微笑了。坍塌了的寨牆裏那些草房的脊頂十分隱約，祇有屹豎出樹叢的

教堂那鐘樓頂子，十字架，披著淡黃陽光，清晰眩目，烏鴉們繞著它轉，自幼時母親教我叫「天鳥」的老鷹們，也悠然的伸展著雙翼，掠著那小村子的樹梢打旋子……

我正在測憶著我童年時代的足跡，那一片松柏蒼蔭的墓地是我砍柴的地方，那一塊芒蒿叢生的荒地是我牧牛的地方，那一個池塘是我同野孩子們洗澡玩泥的地方，那一個破廟裏是我和村童們捉迷藏的地方……祇聽得把車夫唇齒「唧唧」兩聲，兩條瘦黃牛便停住了，車夫裂著黃牙嘴，對我們笑著說：

「老鄉，我在這裏又路，我們順著這條道兒，一直就到柿子村。」

我定睛看時，破牛車已經拖到三叉路口，我和我的同伴便跳下了破牛車，又背起了我們那骯髒破爛的行李捲，逕直奔進我的故鄉柿子村來。

十幾天來翻山度嶺，越過黃河大平原的胸懷，使我們的腳都磨起泡，我們的兩隻鞋都變成了「張飛」的鬍子，前面和腳跟都磨開了幾個洞，兩個人的灰棉服裝也變成了土色，塗抹滿了油斑污點，泥上，變成一層鐵板般的硬殼，雖然也還可以禦寒，然而在路上看見我們的人，都把我們當成逃兵，叫化子。我們幾次被扣留被釋放，現在總算把那些難關都一層一層撞過了，這柿子村便是我別離五六年的故鄉，大概總不會再受什麼困或虐待了罷！我心裏一興奮，全身的困乏都消散了，一走入那破寨門，我就對我那四五年同生死共患難的伴侶說：

「好了，你可以在我的家庭裏好好休養，你的身體，精神，都很需要安靜呵。」

我的同伴那黑瘦的臉上浮起了一層幸福的微笑，對我投過一雙高興的視線，然後嘆出一口輕鬆的長氣，說：

「真想不到我們還能活到今天，也真想不到還能回到你的家鄉……」

說著，他那瘦稜稜高聳起兩根黑顛骨的臉立刻又沈默下來，他彷彿想起了戰場上許多艱苦與恐怖的事，這兩條生命在礮火裏出入生四五年，現在居然又有一處靜僻的地方可休養。我們雖然高興，然而想起了那些混亂，危險，喧囂，恐怖，驚慌，死的生活，立刻就把它一陣高興打消了。

我的伴侶看見我的故鄉，彷彿就想起了他自己河北大平原的家庭，怎麼也再引不起他的快活；我望見他那蛙舌鐵帽下的瘦黑臉更顯得瘦黑可怕，兩根顛骨豎起更高些，鼻子更大些，眼睛陷下更深些；這一切都可看出一個飄泊，流浪，受過無數顛簸者的苦痛，悶惱，蒼老的面色，他面孔上積著憂鬱，煩愁，貧窮，饑餓，露出被風霜侵蝕的鐵青色……

離別五六年的故鄉，仍舊還有著這許多柿子樹，雖然牠們都赤條條不掛一片葉子，可是它們的位置仍舊與五六年前沒有變動。一潭污臭的水塘結著一層薄冰，兩條老鵝舉起長頸對我們叫著，夕陽把這寂靜的破街道映得通亮，街當中有一家賣雜貨的小店鋪，搭著一片小席棚，席棚上吊著兩叢紅綠紙條，祇聽得小席棚下辟拍辟拍的扯送著風車吹煤火，一陣磺硫煤煙衝著我們的鼻孔。我的同

伴說先在這小舖店落一下腳，把身上的塵土打打，再進我家的門。我也猛然想起我那怪脾氣的父親來，看見我的同伴這般狼狽得像乞丐，他一定要罵我帶引這麼一個乞丐來幹什麼。於是我也同意了。這小舖店是柿子村唯一的一家小飯館，除了炸油條，賣燒餅，還會做幾樣小菜，在五六年前它就開張了，如今這門面並沒有與以前有什麼變更，祇是小棚席的梁柱上貼著一張落了顏色的紅紙條：「生意興隆。」

我們走到店門口，立刻有一個夥計，手裏捏著抹布，走出來迎接道：

「老鄉，進來歇歇罷！」

這夥計便是我童年時代時常在一起進水塘玩泥的野孩子，在毛學堂也會同過兩年學，識得幾個字，現在他卻不認得我了，我並不睬他。我和我的同伴都在那席棚子下的椅子上坐了，我祇覺得那捏抹布的夥計的眼睛直楞楞對我望，我有些畏懼了。他的眼光根本是在懷疑柿子村讀過大學的學生不會穿這麼爛，這麼骯髒，更不會穿粗布鐵板大兵棉衣，可是他似乎又不敢完全否認我不是柿子村上過大學的馬志峰，他又不敢公然就喊我的名字……

我把頭上戴了五六年的蛙舌帽脫了，露出我頭上那叢紛亂學士頭髮，那夥計突然叫了起來：

「哎呀，你不是馬志峰嗎？」

他的眼睛又是直楞楞對我閃著光，不轉動的望住我，恐怕我彷彿這影子一下便會在他眼睛裏

突變一般。

現在我再也沒有辦法掩飾我自己了，便對他勉強笑了一下：

「是呀，哦，你原是史樹桐呀……」

這夥計的名字，在我們上毛學堂時的學名兒便叫史樹桐，不知怎的，這片刻的奇怪的思想一下便叫我想起了他的名字。史樹桐裂開兩瓣寬嘴哈哈大笑起來，露出滿口又髒又臭的黃牙齒。他的父親，那個爛眼皮光滑油臉，滿身衣服都是污垢，掌勺炒菜的老頭子，聽得史樹桐喚我的名字，也像一個受驚的蛙子般由那火焰熊熊的爐竈後面跳過來，擠著兩個爛紅眼睛，翻著頭向我打量，額蓋和兩個蒼白光滑的油頰上皺起了許多驚喜的笑紋，他大聲叫著：

「你真回來嗎？馬志峯，人家都說你死了，你怎麼又回來呢？哎呀，你的媽把眼睛都快哭瞎啦，馬志峯，你可真的回來了……」

這駝背的老叔叔，把縛在肚皮上那塊油布紮起了一個角，還有些不相信的往我跟前走，他的紅爛眼睛直擲著，幾乎貼到我的臉上了，我嗅到他嘴裏的臭氣，他那油滑滑的手掌又在我散亂的學士頭上摸索了一下，他大聲的對他兒子史樹桐說：

「快去，快去通知馬奶奶，叫她別再哭了，別燒香了！馬志峯真的回來了。」

接著他就又哈哈大笑一陣，用手揉擦我的頭髮，又歪過頸仔細看我到底真是馬志峯假是馬志峯，

幾個趕腳驢的小孩子，也把驢拴在外面小柿子樹上，都用胳膊夾了鞭子聚到這小席棚下來看我。兩輛拉土糞的牛車也停在路上，車夫也圍上來，一會子，這小席棚下圍聚了許多人，柿子村一會便把我歸來的消息傳遍了，全柿子村都因為我歸來引起一陣小騷動，許多鬚髮蒼然的老頭子，抱孩子的婦人，壯年漢子，年輕的女人，都圍住了這小店鋪的小席棚。現在我簡直變成了一種希奇的東西般被他們這許多人賞看著，連那漸漸加黑了顏色的秃枝柿子樹和房屋，也似乎為著我的歸來而戰慄，震動……

二

天色漸漸黑了，人們還是沒有散的意思，路上的牛車都阻塞了交通，人們在吵吵嘈嘈喊著「那個是呀？」那些在黑影中帶露出一些譏嘲和驚異的笑臉，在人羣中擠來擠去。人臉一下湧現，一下又沒有了。然而他們在黑影裏怎麼能夠看清楚我的面孔呢？

衣服襤褸的人羣又一陣騷動，祇聽得有人喊著：

「馬奶奶來了。」

祇見人們閃開一條路，一個老太婆的影子直朝我撲過來，氣都喘不過來了。我祇感到她的手攥緊了我的頸項，幾乎使我不能呼吸，像雨點般的淚水滴進我頸項裏，我祇感到一陣潮濕。

現在我簡直像在模糊的幻夢裏，一切都是麻木的，沒有感覺……

夜色已經很黑了，西天祇露著一點點殘白，我在人聲混亂中同我的同伴和母親，又走過了一段破爛多塵土的街，昏昏沈沈進了一個生疏的門樓，還有好幾個老年人和漢子跟進來，看我們。我們現在像在朦朧的夢境裏，十幾天來淤積的疲乏都一齊湧上來了。

在一陣極度疲憊中，我驟然醒來，一個惡夢把我驚醒了，彷彿我還睡在淒涼的戰場，我面前爲什麼有暗幽的燈光呢？原來我的眼睛被困乏的眼屎凝結住了，我用手把眼睛上的眼屎刮開，我眼前的燈光驟然光明，原來我睡在一間新房裏，柔軟的被使我身上感到溫暖，發出絲絲響聲。四五年沒有嗅到過新棉新布的香氣，更沒享受過它的溫熱了，這豈不又是在夢境裏嗎？突然我想起了我的同伴，我那共患難出生入死，在戰火裏鬪爭了四五年的伴侶，我那至親至骨的伴侶，我像從夢中驚醒般喊他：「沈之謙，沈之謙……」

忽然我發現我對面一張床上，那床紅花棉被裏鑽出一個人頭，頭髮蓬鬆著，眼睛炯炯發光。這就是那和我同生死過無數次的我的同伴，他那瘦長臉浮起一陣溫暖的微笑，打了一個呵欠說：

「馬志峯，你睡醒了嗎？你的身上可還感到發燒不？」

這時候，我纔想起我是在我的家庭裏了。我望著我的同伴那高鼻梁的瘦臉，奇怪的問：

「我身上發什麼燒？」

「你一回到家裏，便燒得不醒人事，還是你媽和我把你擡上床的……」我用手摸擗我的額蓋，真的，我的額蓋像熱火爐一般燃燒著，喉嚨也被燒得發嘶了。

「我爲什麼發燒？」我問我同伴。

「大概是因爲太疲勞的關係，你母親見你發燒得厲害，在你床頭哭了半天……」

我這同伴的話還沒說完，祇聽得新木材門板吱呀一聲開了，一個瘦老多皺紋的臉從門口出現，頭髮蒼白大半，兩個水汪汪的眼睛因爲痛哭過度紅腫著眼皮。我五年多不見面，她卻變得這般蒼弱衰老，這就是我那慈愛的母親呵！她的顴骨差不多與她的鼻梁一般齊了。十九年前就墜在她兩個耳垂下的眼圈子，現在仍舊穿在她的耳垂孔裏擺動。她兩手拱在胸前，一走進來使用袖口揉揉眼淚，說：「好些罷，志峰……」她說著，一面便把她那枯瘦堅硬的手掌放在我的額蓋上：「退燒了，退燒了……」

她彷彿輕鬆了許多，兩隻眼睛發出光亮對我望著。

「你肚子餓不餓呀？看你瘦成什麼樣子！真使我心裏難過。」母親說著，眼睛裏又湧出一些淚水。「媽，我不要緊的。」我說：「我們什麼時候蓋的這新房子？」

我的眼睛向這新房四壁打量，房子四壁都是新黃土塗抹的，還發散著土香，梁木與窗門都是新白的木材，沒有被煙薰染黑。

「這房子嗎？」母親又拭乾眼淚說：「我們已和你叔叔分了家，這房上還是兩年前蓋起的，你叔叔分得舊宅子，我們分得這新宅子。」

「我爺爺和奶奶呢？」

「你爺爺奶奶和你叔叔合夥，就因為你爸爸脾氣壞，把我們分出來。分家兩年多，沒有過過安靜日子，現在弄得家破人窮，滿窟窿都是債呀！」

我母親那爛紅眼皮裏又滲出濕潤潤的淚水，在燈亮下閃出晶瑩的光。

「我爸爸呢？」

「你爸爸還沒有回來，和人家打官司哩。大概過了明天就可以回來的。」

立刻我又想起我父親那莊嚴的面孔了，我眼睛對著桌子那盞菜油燈發癡，菜油燈焰裏結了一個蜻蜓頭似的大黑心，一些幽魂般的黑煙往屋梁空中飛升著。我真害怕和父親晤面呀，我想起他那沈默，莊肅，使人呼吸都感到有壓力的面色，我就對這所謂「溫柔」的家厭憎了。他一定要怪我幾年沒有信給他，說不定他還要像以前處罰我，命令我在祖代神牌下跪著懺悔，或是嚴厲的挖苦我，罵我，打我，什麼事他都會做出來的……

「人家都傳說你帶著一個女學生跑了；又說你被人家捉起來了，關在牢獄裏；又說你當了兵，在戰場裏被人家打死了……什麼謠言都有，真使我害怕，我夜夜到菩薩面前去燒香，禱告，玉皇大帝真

察，他把你放回來啦……你這一次到底是從那裏來的？你在學堂裏那些東西呢？爲什麼就祇剩下那麼一張髒毯子？幾件破衣服，爛襪子？你那些呢子衣服到那裏去了……」

母親現在是不再落淚了，她開始審問起我來。

我說：「媽，我的東西都進了北平的當舖了。」

「呀，志峰，你這孩子真是敗家子，那麼好的東西，你的皮褥子，駝絨被子……呀，志峰，那還怎麼弄回來呀，你爸爸如果知道這事，他怎肯饒了你？他現在簡直變成了個吝嗇鬼呀，他要知道你把那些好東西都弄進了當舖，他一定又要發怒呀！這可怎樣辦呀……」

母親兩個眼睛驚慌得充滿血。額蓋幾根青筋隆起，跳著……耳垂上的銀環子也搖動起來，彷彿父親馬上就要回來查問我的東西一般。她把我帶來的那個破爛有許多灰塵泥濘的毯子打開，開始從裏面檢查我的東西，一股濕臭氣息衝上她的鼻孔，她捏著鼻頭不禁叫起來：

「這都是多少日子沒洗過了，汗氣真大，都是有窟窿的破襪子，短袴，破膠鞋，髒汗衫……沒一件值錢的……」

忽然，她從我的破包子裏發現一件粉紅小毛衣。這刺目的顏色突然使她興奮起來，她抖索著枯瘦的手把那件粉紅小毛衣從髒破襪子爛衣服裏扯起來，捧到燈光下照照，叫著：

「哎呀，這不是女人穿的小毛衣嗎？志峯，你怎麼有這樣的衣服？」

她用手翻來覆去的看了好幾遍，還在目不轉睛的瞧著這件粉紅色毛衣。我心裏突然跳起來，她不住的追問這件衣服的來源，到底是誰穿的？我有幾分慌張，這分明是我們在戰地一同工作，一位和我感情很好的女朋友送我的紀念品，立刻她那兩顆黑而大的眼睛又在我面前閃光了。在臨別時，她會滴著淚說：「什麼時候我們纔能見面呢？」她贈給我的這件粉紅的毛衣，我從來沒有離開過身旁，在戰地經過好幾次突圍，我也把它縛在我腰裏，夜間睡，我也把它摟在懷裏，這幾天因為我太疲勞，我被疲勞纏得發了好幾次暈，我幾乎把它忘記了。

「那是我在路上拾的呀。」我對母親撒了一個謊。

母親也幾乎相信了我的謊，又把它播弄了一番。她用手指捏捏那火辣辣耀眼的紅扣子，又把它兩個袖子拉開，在她自己身上比比長短，似乎很羨慕它樣式的新美，喃喃著：

「這給你妹妹一定要得。」

我心裏打了一個寒噤，那一雙黑亮的眼睛似乎在空中責罵我了：「那是給你做紀念品呀，志峰，你死也不能把它丟的……」

我沒有做聲，我發現我對面床上那同伴的黑瘦的長臉，默默的浮起了一層笑紋。

母親把我那堆爛東西收拾了一下，連我那份粉紅的紀念品一同拖出去了，我悵然的望著她的背影，像一團破藍布般消失在門外，新木材的寬板門，又吱吱呀呀哼唱著關閉了，還聽得她在外面叫

著。

「志峰，吹了燈睡罷，天不早了，明天起來還要看你祖父他們哩。」

這充滿新木材氣新泥土氣的暗淡的房子裏，便又剩下我的同伴和我，我的同伴又在床上對我無聲的笑著，他的笑分明是在說：「看，你那寶貴的紀念品被她拿走了，看你怎麼辦？」

房裏更暗淡了，那菜油燈的燈心，結得更大，像一朵黑花，把亮光幾乎壓去了三分之二，黑煙更加多而往空梁上、熊熊的升……

三

天一亮，我早已從睡床上爬起來，母親給我拿了幾件我讀書時候穿的舊衣服，把我身上那多泥土的丘八衣服換下了。我細細察看：我那破爛骯髒的單衣裏有許多像芝麻般大小的虱子爬著。滿衣服都被它們布遍白卵。看了這些小東西，心裏直發寒。這時我纔想到這衣服從我穿在身上，無論是工作，睡覺，從來沒有脫下過。我對我的同伴說：

「把你的衣服換了罷，老牛們快把我們的血吸乾了。」

他坐在床上，脫下衣服，把袖筒袴腿翻過，開始用兩隻手的大指甲噴噴的軋死那些「老牛」們，直把兩手的大姆指甲，軋得滿是污血。他一面軋著，一面說：

「老牛們的壽命，活到今日纔算終止了。」他忽然驚叫起來：「哈，你看這個真大！」

我走過去看，祇見他手裏捏起一個比麥粒還要大些的「牛」，放在桌面上，它便爬動起來，沈之謙像復仇一般，咬緊牙關用他的指甲使力一軋，祇聽得桌面上咯噠一聲，一小灘血留在桌子上……

「沈之謙，」我對我的同伴說：「我有兩件破衣服給你換下這丘八裝罷，非上鍋用蒸籠蒸不能除根呀！」

他穿了我的便袴襖，因為衣服小了些，手腳露出半段，頸項更顯出長得怕人，鼻子和額骨越高越大。然而他穿著這衣服，自己並不感到醜，卻望著剛剛換下的髒衣服喃喃著：

「這是我們四五年在戰地的成就，沒有換取到別的什麼，卻養活了這麼許多小生命。」

我對他苦笑了一下，因為我一夜沒睡好覺，頭腦昏昏沈沈。我安慰他說在這裏好好休養一個時期，雖然沒有好滋養的飲食，粗穀糙米還能餬口。他聽到我的話，遭受過彈鳴與槍嘯的雷驚的神經，似乎又有些失常；又沈默進可怕的寂寞裏了。

窗外吹起一陣沙風，直刷得房屋四週赤條條的白楊枝杈呼嘯著。喫過早飯，我別了同伴，到我們的舊老宅子去看我的祖父，祖母，叔父母……

這座老舊高大的宅子，是我幼年的小窩，漆黑的大門外面兩個朝著天打哈哈的石獅子，我常常騎上它們的頭頸做木馬，現在還可發現它們的頭頸，被我騎得發光。舊宅子前面一行排列著七棵

兩人搬租的高大白楊樹，現在卻少了兩棵，剩下的這五棵似乎並沒有和五六年前長粗多少，倒是它們枝頭上多架了幾個烏鴉窠，上面棲落著幾羣的烏鴉，給這老白楊樹戴了滿頭黑花。風還在刮著，枝叢晃搖著在嘆息。

我一走進黑漆大門樓，迎面出來一條白爪大黑狗，起初牠似乎對我發怒，等牠用鼻子嗅過我的腳，牠便對我搖起尾巴來，原來是嗅出我自小與牠一同長大。我真想不到現在它還活著，老得皮毛都脫了，眼睛似乎也患著砂眼，紅腫著，然而它對我卻這樣親熱，彷彿離別多年重見的老朋友一般，尾巴總是搖著，用它的皮毛在我腿上擦著……

「呀，志峯，你可是志峯嗎？我的小孫孫呀……」

我擡頭一望，在磚瓦建築的二門樓裏，雕刻著兩條盤龍的門口裏，出現了一個白髮快禿光的衰弱的老太太，老臉上皺滿了圓紋，捧著一根雕刻著龍頭的烏木拐杖，一隻手掌在眼皮上遮著陽光，滿口的牙都脫光了，口裏祇有一張舌頭露出來。

「奶奶，奶奶，」我喊著。

她耳朵聾，聽不見，現在她似乎認出我的面容了，拄著拐杖興奮的走出來：

「志峯，你真的又回來啦；昨夜裏我就聽說你回來了，我還不信哩，你真又回來了……」她高興的笑著，拉住了我的手，往二門樓裏走。

二門樓裏是三所古老破爛蓋得黑舊的瓦房，破窗櫺有的被折毀好幾孔，窗紙也很破爛，屋牆上訂滿了木樑，鐵釘，掛著割鎌，犁子，包穀種，小孩子的破鞋，爛衣服，屋簷下家鴿亂嘈嘈的咕叫著，飛著到處是破板，亂柴，爛傢具。三所房屋子把這小院擠成了長方形，頭上便祇看見長方形一塊藍天，鋸一般的瓦齒，我乍然感到這小天井圍攔住得我有些不舒服，然而我不是就在這裏長大的嗎？祖母不是常常抱著我坐在這屋簷下，在夜飯後望著天星講那織牛星的故事嗎？我一走進小院裏，一切童年的往事便都一齊往我心頭湧起了……

叔叔和嬸嬸還在端著破碗喫早飯，在我回家時那還不會喫飯走路的小弟弟，現在也坐著一張矮椅子，像大人般端著黃小米飯喫著，在嬸嬸的懷裏已經又添了一個呱呱哭叫的小傢伙，嬸嬸做裸著半塊肥肉的奶子，小傢伙卻還在哭……我那臉上有了一顆黑痣的圓臉叔叔，一聽到我的聲音早已把飯碗放下跳起來，個子還是那麼矮小，滿臉上浮起笑紋，露出一口黃牙齒，趕快搬椅子給我坐，我那頭髮雪白的祖父，也裂著沒有一根牙齒的嘴笑得兩個眼睛沒縫兒，駝著背走出來。小庭院裏是一團喜氣，充滿了空閒，祇有那個端著碗喫飯的小弟弟，五六年來長大許多，不認得我了，口裏咬著一雙筷子，兩隻眼睛卻癡癡對我呆望發癡。

他們七嘴八舌的問了我許多話，又問我火線離這裏有多遠，可曾看見過日本鬼沒有，我爲什麼這幾年都沒有一封信打回來，人家爲何謠傳我死了，我爹爹爲何生氣……

老黑狗又站在我身旁，對我搖著尾巴，彷彿也爲著我的歸來快活著……

「啊呀，志峯，前兩天那媒婆的老娘還來麻煩過你的爹媽呀……」

我那聾耳的祖母忽然提起了我的婚事，她的眼睛笑得也沒縫兒，撐著拐杖，慢慢坐在一條長板凳上。

「那媒婆怎麼說呀，是不是早已把婚約解除了？」我忍不住的問了。

「哈哈。人家死也不肯解除呀，你把人家耽擱了五六年，姑娘年紀大了，另外還怎麼能找主子？人家非送過你家門來不行呀……」

我聽了祖母這話，心裏不禁打了一個冷戰，立刻又使我想起了我的惠敏，我在戰地上同生死共患難了四五年的惠敏，和她贈送給我的紀念品，那件粉紅色的毛衣……我心裏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們雖然還是咕咕刮刮在我耳邊問著，我沒有心情回答他們，沈默在憂鬱的狀態中，像個癡子一般獸著。

「怎麼呀，志峯，你不喜歡結親嗎？是不是外邊還有好的？」祖母似乎看出了我的表情。我勉強的苦笑著，趕快否認。我怎敢說出我和惠敏的關係呢？假如這事情傳給我的父親知道了，那還了得！那還不被他認爲大逆不道的事，那豈不又要發生一場風波！天啊，我的心跳動了，手腳都有些顫動，身體似乎又有些發起燒來。

沙風漸漸停息了，那高大的白楊樹上的烏鴉們都飛去了，屋簷下的鴿子也祇剩下一兩對，我的手足失常的走出了黑漆大門，雖然小個子叔叔死留我在他家喫中飯，可是我怎麼能忍受下去呢？我像瘋子似的顛顛倒倒走回我們的新宅來，我看見我的同伴還在嘖嘖的軋虱子，我一切都不管的又倒在床上了。

四

突然，我從朦朧中驚醒，一個在礮火中的惡夢破滅了，我夢見惠敏被一個礮彈炸成一灘血，現在她那灘血的殘影還留在我腦子裏。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發現我母親坐在我的床邊，原是她把我搖醒的。她的眼睛又是充滿著淚，像雨點般往下淋，鼻涕抽得發響，哽哽咽咽的說：

「你爲什麼又發燒啦，燒了一天一夜呀，你總是在昏昏迷迷說糊塗話……」

我猛然發現窗子大放光明，我對面的床上不見了我的同伴，我慌張起來，急叫著：

「……我的……同伴哪……沈之謙哪……」

可是我的喉嚨發了嘶，我雖然用出很大的氣力，聲音卻很低，母親見我伸手指著對面的床，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又說：

「你是問和你一同來的那個人嗎？」

我點點頭，望著母親的臉。

母親又說：「他出去散步，剛纔你父親回來了，看見你們這樣子就生氣來，你那同伴恐怕你父親說你，所以他先出去避一避。」

我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但是因爲我的喉嚨嘶啞了，雖然很悲痛，也哭不出來，我在嘶聲叫著：

「你們把我的同伴趕走了，快點把他追回來，他是沒有家的可憐人哪！」

我祇感到身體內的血熱一陣陣往我頭上衝，隨後我便又沈入昏迷中了。

當我第二次醒來，我發現我的同伴那張長瘦陰鬱的黑臉浮著苦笑，他那兩顆眼睛炯炯發光，屋子裏除了我的同伴和我外，沒有別的人。

「你身體的溫度又高漲了，直把你燒得說糊塗話。」沈之謙說。

我有些生氣，但是我身體似乎沒有一點力氣，連頭都擡不起來。

「我說什麼糊塗話，你真不諒解我，我怕他們把你驅出去呀！」我雖然用盡了氣力，但我的聲音仍是很低微的。我的耳朵裏像刮著狂風般嗚嗚的叫，太陽把那幾十孔棉紙糊的小窗棧映得通亮。這是什麼時候，這莫不是下午了？忽然我想起了這是北房，也許太陽正午了罷？我的同伴那張陰沈的臉上仍舊浮著一層勉強的微笑，對我望著。

「你說的糊塗話，你自然不知道，因爲你的熱度太高了，把你的神經都燒錯亂了。」

「我說過什麼糊塗話？」我的耳膜像裝著什麼東西似的。

沈之謙卻大笑起來，似乎露出幾分譏嘲的意思，他告訴我在熱度最高時，說出惠敏的事情和我對家庭的舊式婚姻不滿意，我的耳朵立刻響得更厲害了，像吹起一陣暴風般，幾乎將我的耳膜要吹破了，於是我開始把我那天到祖父他們那裏去時，祖母告訴我的婚事，都講給同伴聽了。他聽完，臉也陰沈下來，顯得更長，更瘦，更黑些，我請求他替我想個法子，應該怎樣把這婚約解除，因為我愛著我的惠敏啊……

沈之謙卻沈沒了，很久也不講一句話，卻直叫我聽耳朵裏的風聲，我的頭開始有些痛，骨節有些發酸了。

「你的家庭允不允許你的婚姻自由呢？」沈之謙問我。

「唉，」我長長地歎出一口氣：「那自然是不允許的，尤其我父親這頑固傢伙……」

我剛說出這兩句話，身上的熱度又發作起來，我模模糊糊聽得那新木材門板吱呀一聲開關。我又模糊的聽得有人腳步聲進來，有多少人我卻數不清，把我圍住了，有人在叫著：

「回歸熱，回歸熱……」

以後我便被燒得又不醒人事了。

這房屋的棉紙窗戶亮一陣，黑一陣，我在昏迷中不知過了多少日子。「回歸熱」好了，醫生呢我

不許喫葷，不許喫大油雜消化的東西，祇准我喝稀粥，細軟麵條……在這期間，父親早已進縣城裏去了，據說是又跟人家去打官司，我在病中並沒有看見過他，不知道他五六年間的性情和面容改變了沒有。

當他第二次回家來時，我的病早好完全，而且也可以喫葷，身體一天比一天健康起來了。

父親這一次的官司彷彿很不順利，一回來就吹鬍子瞪眼睛，坐在那深洞洞的堂房裏生氣，偷偷問母親，父親這一次又是跟什麼人打官司，母親被嚇得蒼白著臉，嘶聲對我說：

「你快躲開這裏，這次官司打輸了，縣政府要罰我們款，因為你父親多耕了人家的地。你別問這些啦，你快躲開，你快躲開罷……說不定他對誰發洩他滿肚子的氣呢。」

母親剛剛告訴我，叫我離開時，早聽著廳堂中起了回聲可怕的共鳴，父親那嚴厲的喉嚨叫著：

「志峯，進來，我有話給你講……」

母親的面色立刻變成鐵青，我的心房也跳起來，母親在外面嘶抖著聲的替我辯解著：

「他有病呀，你有什麼話對他講？」

「進來，我要看看他……」

我戰戰兢兢開了廳堂的風門，走進堂屋，那風門又刮搭一聲被彈簧拉閉了。我就立在堂屋的一角，我彷彿站立在審判官面前一樣，我見到他那兩個嚴肅發光的眼睛在看我，彷彿把我身體都看穿

了他用手擰嘴唇上的兩撇仁丹鬍子，沈默了一會纔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回來有二十多天了……」我很平靜的說。

「這五六年你在外面幹了些什麼？」他的聲調逐漸嚴厲起來。

「我在戰地上做救亡工作……」

「爲什麼五六年沒有給我一封信？」

「因爲我一直在礮火裏奔走著，寫信的時間和心情都沒有呀。」

「放屁！」辟的一聲，他的手掌拍著桌子，直從椅子上跳起來，「什麼救亡工作，難道比你老子還重要！我供你讀了十幾年書，洋錢化我好幾千哪！叫你讀出書來，做狗屁救亡工作？我這十幾年時間白白叫你荒唐過去。我這幾千洋錢也白白叫你送掉。到現在你沒有替我掙回一個錢來，卻在外面胡亂做什麼救亡工作？」

他兩個眼睛瞪得很大，鬍子被氣得直抖，身體竄起來又坐下了。

「爸爸你別生氣。」我鎮靜的說：「我們這次的戰爭是對侵略者的戰爭，有許多大學生都參加了。打日本自然要比家庭重要，把侵略我們的敵人消滅了，我們纔能有安靜的家庭呀……」

「放屁！我叫你讀書是叫你給我掙錢，誰叫你去打日本！」

他氣得又從椅子上竄起來，頭上充滿了血，說了又坐下。現在我有些膽大起來，被我幾年來在戰地工作一般熱情鼓動著，我又和他辯解道：

「不打日本，日本把中國亡了怎麼辦？」

「他日本過來，我就歸順日本！你讀了這十幾年書，卻當了一名小兵回來，不但沒有給我掙回一個錢，連我給你買的東西都弄光了。」突然他把身旁早已準備好的我穿來的一身骯髒破棉軍裝丟出來：「這是你讀了十幾年書的成績呀！你還給我還什麼嘴？我自白讓你讀了這十幾年書，你也白白化費了這十幾年光陰呀，長了這麼大，卻祇替我帶回來這身破軍裝……」

我看見他發怒，便沈默苦不再同他講什麼，任他咆哮罷。

堂屋裏暫時沈靜下來了，他的眼睛也不再望我。一會，他又擰起頭來，看著我頭上散亂的學生頭髮，說：

「這辮子毛，明天就給我剃掉，從今以後，就給我在家裏種地。不准你再出去胡鬧，給我在家裏寫『流水帳』打珠算去罷！」

我的神經是麻木的，我推開了風門走出來，外面有我的同伴在聽著，還有我母親，妹妹。他們見我從堂屋裏出來，也都散開。我母親卻把我拉在一旁，也帶著些抱怨說：

「真是，你這五六年也不打回一封書子來，家裏人是多麼掛念呀。你也是個大學生啦，你要是做

官回來，我們在縣裏也不會喫官司，誰個不敬你？連你爸爸也要敬你的。看你現在變成什麼樣子，簡直像個乞丐……」

五

這天喫過午飯，天氣清朗得很，便走到十字街上，去找剃頭師傅，把我這十幾年沒有剃的頭髮剃光……

剃頭師傅，我們這整個柿子村的頭幾乎都給他剃，這是個怪和藹的老頭子，頭蓋和嘴臉每天都刮得像抹上油般光亮。他把小火爐吹著，上面的銅臉盆裏盛滿了水，拉起他那條磨刀子的獸皮來翻來覆去刮著剃頭刀。他問我一句：

「剃光了嗎？」

我哼了一聲，就坐在他那油漆得發紅的小柵凳上，我這長亂的「毛」就開始被他的手指按進熱辣辣的水盆裏洗起來，他那不知摸過多少頭皮的手掌很光滑，時時撩起一把熱水往我頸頸上抹著。洗完了頭，他用一塊很骯髒有碎髮的布，把我的頸頸圍了。我祇望見面前一個被水點與塵埃遮得模糊的破鏡子裏，我的頭髮在發散著熱氣。

剃頭的師傅在我背後和藹的微笑着，從我面前的鏡子裏，我可以看他肥胖多脂肪的臉微微擁

起此皺紋，他又拉起釘在一根梁柱上的獸皮刮著閃光的剃刀，說：

「剃光了頭要當新女婿啦！」

我正待要回頭看，卻不防頭蓋上祇聽吃一聲，一塊舌頭大小的白頭皮在鏡子裏露出來。

「你別胡說八道，誰說的？」

吃……吃……半塊頭皮都白了，剃頭師傅的刀子熟練的在頭皮上飛動著，在吃吃的響聲中，我還從那模糊的破鏡子中，看見他的油臉在和藹的笑著，眼皮不移轉的直望著我的頭皮，吃……吃……誰說的，全柿子村誰個不曉得劉媒婆娘子早來過好幾次，最多過不了五天，你這新女婿就當上了。」

我心裏不禁有些慌起來。

「你是對我開玩笑還是真的？」

「哈哈，誰還開你這玩笑幹什麼？莫非你這新女婿還不知道，你父親昨天剛到那小鋪裏請先生看了喜日。」

我有些沈不住氣，把頭一搖，便從棚凳上站起來，頸項裏還纏著那條繡布，背上堆滿著頭髮，半塊頭皮還沒剃，白頭皮上洋洋的溢出血來。

「哎呀，我的爺，你瘋了嗎？不能動呀，看把你的頭皮割破了……」

那剃頭的師傅驚叫起來，慌張的取那撲粉來噴我頭皮上的血口。我並不感到痛，又坐下去了。剃頭師傅三刀五刀便把我頭皮上殘剩的一片頭剃光，他把我身上的頭髮用刷子拭乾淨，解下額頸裏的繃布，我變成了一個光頭和尚了。

我胡亂的跑回家去，我那黑瘦的同伴看見我的和尚頭，便笑起來。我並不理他，卻看見我的妹妹把惠敏那件粉紅毛衣穿著跑來。那火辣辣的幾顆紅扣子，把我的眼火燒起了，我上去便把妹妹擒住，剝她身上的毛衣，她死扭著哭叫，但我不顧一切，一直把那毛衣剝下來。妹妹便滾倒在地下哭又叫，我卻不管這些，把毛衣藏進我上身的衣服裏。

母親跑進來驚叫著：「你妹妹爲什麼哭呀？」

「……我哥哥把我的毛衣脫了……嗚嗚……」

母親的紅眼睛翻起來，懷疑的望著我：

「你爲什麼脫了她的毛衣？那是女人穿的，你要它有什麼用？」

「我自然有用處。」

「噫，你這孩子，真是怪，女人的毛衣又小，又是粉紅的，你穿不得呀，快還給她。」

小妹妹見母親在面前，爬起來就伸出她的兩手，把爪向我臉上抓來，母親一下把她拉住了。母親見我堅決不給，也不再強要，就拉著嗚咽的小妹妹走出去了。

我的同伴對我笑著說：「你要當新郎了。」

「你聽誰說的！」

「我聽見你母親對你父親在商議結婚的日子呢。」

這天夜間我怎麼也睡不著。我聽見我的同伴一會兒便打起鼻鼾來，我的神經彷彿都跳出了我的皮膚。夜靜得可怕，窗外祇有隱隱的犬吠。我聽見父親與母親也沒睡著，他們在咕咕刮刮談話，一定又在談論我。我便披了棉衣，悄悄的拉開了門，聽得母親的聲音在說：

「……真的，他回來以後，性情變得那麼怪，他捨的一件女人粉紅毛衣，給她妹妹穿了，他卻又奪回去藏了。」

「也是該娶媳婦了，娶了媳婦性子就好些，」父親說。

「那麼就決定在臘月初六娶罷……」

「囉……那媒婆子早又催過好幾遍……」

這時候，我全身的血管都脹得厲害，我很想一下子跳進父母房裏去，把我和惠敏的愛情坦白的告訴他們，但是我一起起父親那頑固的頭腦，心裏便又冷下來。我害怕他又罵我大逆不道，不聽從父母之言，說不定他一發怒，便又用拳頭打我，或是罰我在祖代神牌下跪半個夜呵……

臘月初六，刮著昏暗的狂風，黃塵把整個宇宙瀰漫著，太陽都望不見，這天氣也便和我的腦海一

樣混沌。我坐在一乘晃蕩的轎子裏，許許多多牛車，馬車，跟在後面，前面是一乘繡著金龍的紅花轎，還有一大車鼓樂吹手，吹吹打打，一行鄉下人都穿著新衣服，回到柿子村來。爆竹鼓樂嘈鬧不止，一直又把我送進我們的新宅子來。我的同伴老遠望見我穿新衣服，身上繫著十字紅綢，老遠便笑著。可是我的腦子像遮著一塊布般朦朧，任憑怎樣的刺激，嘲笑，也不會使我這麻木的神經有什麼反應呵！滿街都是人，滿庭院都是人，吵吵嚷嚷，簡直煩一整天。

我回到沈之謙睡覺的屋子。我把佩在我身上的十字紅綢子一扯便扯下來，頭上的新禮帽也丟在地下，煩躁的對他說：

「這家庭，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還是跑到戰地去拚命罷。」

沈之謙那瘦長的黑臉上卻又浮起一些笑紋，望著我的新衣服說：

「好了，你這一生也不寬了，總算當了新郎了。」

這時候，我心裏非常急躁，我回來是因為我的神經被礮彈震得失了常，要想安靜的休息一下，誰知自從我回來沒有兩個月，更使我的神經失常變嚴重了。我一聽得外面那鐵礮響，我便幾乎瘋狂起來，我大聲對我的同伴說：

「走，我們還是回到前綫去，我不能在這裏多待一天了。再待一天我就要死了。」

正在這時候，卻聽得窗外庭院裏那些赴喜事來的亂哄哄的人聲中，吶喊著：

「新女婿那裏去了，出來陪新媳婦敬酒去呀。」

我不做聲，我用刀把繫縛在我身上的新衣服扯破，我正在換我那身骯髒破爛的灰棉軍衣時，房門吱呀一聲開了，我的母親也換了一身新衣服。衣扣上插了一枝紅喜花，伸進頭來向裏探望，叫著：

「志峯，出來敬客人們一杯酒吓。」

我不做聲，他看見我把紅綢子和禮帽都丟在地下，喫驚的走進來，望見我在換我的棉軍衣，叫著：

「志峯呀，你要幹什麼？」

這時候，我已經把扣子與綁腿都弄好了，正在戴我的軍帽，我父親那高大的影子也閃進來，又是嚴肅著他的面孔，厲聲喝道：

「你換著破衣服幹什麼。要造反嗎？」

說著，他被氣得臉嘴都抖著，手掌向我頭上撲過來，我祇一閃，他的手撲了個空，我扯住我的同伴的手，胳膊下來了我那件紀念品，粉紅色毛衣，一直衝出房門來。門口有好幾個女人都被我們衝倒了。人羣裏被我們衝撞開一條路，我祇聽得背後母親大聲哭叫著：

「志峯呀，你到那裏去呀……我的兒呀……」

我父親像發狂一般叫著：

「抓住他們，弄回來都把他們打死！」

我回頭看見背後有許多人追上來，我父親跑在最前面，手裏握了很粗的木棒，怒縛著臉，拚命的趕著我們。

我的腿子像飄起來一般輕，我的同伴似乎比我跑得更快些。一下子我們已跑出了那破寨門樓，把背後那亂嘈嘈趕我們的人們丟遠。我們被捲進昏暗的沙塵裏，飛一般往前跑著，背後的人羣漸漸隱滅在狂風裏了。

胞 敵

老渾山裏有一條奔流溪，山民們都喚這奔流溪叫「神鬼河」，自古以來，這溪水附近就出過許多奇奇怪怪英雄事跡；抗戰以來，這山裏又遭受到敵人鐵掌的蹂躪，守衛老渾山的是一位青年旅長，率領著他一旅人，卻經不起敵人那陸空聯合的轟擊，將他全旅的人數擊潰了一大半，他不幸被敵人重重包圍了。

清晨的薄霧還籠罩著屹峨的老渾山峯，奔流溪裏的水照舊嗚咽著，青年軍官率領著殘餘部隊，趁著晨光熹微，用兩架重機槍做掩護，十二挺輕機槍打前圍，一下便將敵人包圍網突破，向著一條曲折的山路轉移……

鍾小鷄手裏那把二十發的盒子槍，小機關被搬起高高的，貼在胸脯前面，他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時時在警戒著，四週有沒有敵人，十幾匹蒙古騾紅馬在起伏的石礫山路飛馳，剛剛飛經過一座老山腳下，在山的一叢樹林背後，忽然又發出一陣稠密驚人的槍聲：

「辟辟辟辟……」

山谷裏立刻像爆豆子般麻亂起來，有一匹赤紅馬應著槍聲擲倒了，人也滾進石叢去，傷口像泉水般噴出一股股紅的血，胸脯前面的衣服立刻被紅染黑了，石礮裏變成一片血泊，人與馬都伸直了四肢……

這下幾匹赤紅馬轉到老渾山背後停住，一個滿頭披著汗流的上尉連長，彎著腰氣吁吁的跑過來，對青年旅長迎面一個敬禮，喉嚨顫抖著說：

「……前面有敵人……」

青年軍官臉上立刻變成鐵青色，聲色俱厲的對前面那身體發抖的連長發著命令：

「消滅……消滅呀……」

青年軍官的眼睛閃著青光，那連長又一個敬禮，又回轉去彎著腰去了。

不過五分鐘，祇聽見老渾山前面的槍聲，炸彈聲，一齊響湊起來，敵人一小隊完全被解決了，這裏面有日本軍官，有偽軍，並且活活俘虜過來一個中國人，繩子把他的胳膊繫得牢牢的押送到青年軍官的面前，有一個面皮黑黑的無禮貌的上士班長，粗聲粗氣的對著騎在赤紅馬背上的鍾小鷄說：

「喂，那就是你的哥哥呀，他並沒有死！」

鍾小鷄一看見那個赤裸著寬闊的紫黑胸脯，被繩子綑縛的漢子，兩個活潑的眼睛立刻變成了

兩個凝結的冰球，騎在馬鞍上，像個木頭人一般。

青年軍官將俘虜身上的繩子拉過來，交給鍾小鷄：

「鍾小鷄，把他交給你，隨你處理好了。」

鍾小鷄不敢接那軍官遞過來的繩索，她那兩個失了活力的眼睛，四週湧滿了淚水，幾顆淚珠撲簌簌滑過她那蘋果般的小臉蛋，許多條視線都集結在她的臉上，對著這老渾山沈默得有三分鐘，最後大家都望見她那顫抖的手掌伸出來，忽然她很堅定的悲痛的叫道：

「好，把他交給我處理罷！」

她捏緊接過來的繩頭，拐過她的馬頸，在這一羣密紅馬前揮起馬鞭，馬在山路石礫裏劇開了弧影，她手裏牽的那一位赤裸著紫黑胸脯的俘虜不知什麼時候也跳上了馬屁股，隨著馬身翻騰，後面這十幾匹追蹤鍾小鷄那匹馬尾巴，在沙塵裏飛騰……

二

在起起伏伏的山園中，一塊小盆地，到處樹木稀落的房舍，草屋，都紮滿著灰衣人；清晨一來，他們那些睡眠不足的灰眼睛便都注視奔流溪對岸一座小草棚子了。他們都望著小草棚子門口，被他們喚做「信號槍」的一面有一弧紅弓與一個紅十字的白旗子，又被一根竹竿兒豎向空中，他們每個

人的心都隨著這迎風飄蕩的旗子顫跳，翻舞的小白旗，彷彿對著山園中的田地歡笑，奔流溪岸上稀稀落落長著幾棵楊柳樹，抽長的柳枝像老人的鬚鬚一般，吊在樹杈上飄擺，對著溪水嘆息。

奔流溪平靜得像上了水銀的鏡子，鏡底裏映出藍天的游雲，飛鳥與晚霞，溪水從山的深處奔流下來，拐折到這小盆田裏。在最平靜的這一段，山民用石子阻攔了水的流路，祇留下那麼五尺寬的水口，他們大概是想利用它的水力，在河灘裏搭起一個小草棚，從草棚裏伸出來的水齒輪，被從五尺寬的水口瀉下的小瀑布打得翻滾，濺起細白的水沫，草棚裏的軋棉機切切的響，伴奏著水聲，還是這山園中寂寞的田野裏一曲音樂。

叢樹中草舍裏的灰衣人，便由這阻攔水流的石壩上，跳過那水口，逕往對河對岸的小白旗那裏去，他們假裝病號，進那小白旗下的草棚裏去看病，他們借著醫病的事去看草棚裏的鍾小鷄。

鍾小鷄有一雙活潑明亮的大眼睛，黑黑的頭髮，蘋果般的小臉，深深印在每位灰衣人的腦子裏，簡直是一個活神仙，那兩個明珠般的眼睛，在他們每個人的腦子裏閃著光……他們大家都把她當做自己親妹一樣看待，因為她年紀很輕，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天真，純潔，根本不懂得羞與愛，煩惱與憂愁，她認為世界上一切生物都是可以親近的，都像慈母一般，那一個個骯髒蒼老的老總們的黑紅臉孔，映進她的眼睛裏，她都當他們做「大哥」，因為她的大哥鍾大金也在部隊裏，是一位很出名的神機手，鍾大金本來和他的小妹妹鍾小鷄都是塞北接近沙漠地帶的人，從小善於騎馬，後因父母

到內地傳教，變成了福音堂裏的教徒，兩兄妹同老母親天天跑到那座有尖頂的廟裏聽牧師傳教，唱歌，她們滿以為上帝有力量當住敵人，不來，上帝能够保他們的生命，誰知有一天敵人的飛機來丟炸彈，上帝也不靈了，福音堂被炸得稀爛，堂裏炸死了許多教徒，傳教的外國牧師也跑了，沒死的人也東分西散，她那位善心腸的老母親也被炸死在福音堂裏，她的哥哥鍾大金從此當了礦手，參加了抗戰的行伍，鍾小鷄也參加了救護工作，在距離火線數十里的山園中，在那有小白旗的小草棚中辦公。草棚子四壁用泥草抹糊著，頂子完全是草的，不漏風雨，四週貼了些紅綠標語，正中間就是那幅上帝像，天堂，地獄，上帝披著滿肩長髮，就高高站在天堂十字架上，瞪出兇惡的眼睛，懲罰罪人，黑紅的煙火從地獄噴出，上帝指著那罪人說：「你進火山口裏去。」這像不知映進過多少路過這小草棚口的行路人們眼睛。

山林掛著牛頭的紅葉，黃葉，翠綠的竹林到處填塞著山坳，白色游雲毫不戀念山園中這塊小天下，恩恩飛過去，荒涼，寂寞，天天都是那些無味的禿頭老山丘，把人們的心胸關轄得怪狹窄呵。

老總們的心田像沙漠一般乾燥，無聊，在戰壕裏爬了三四年，沒嗅到過女人的香氣，從北山到南山，一向總在山岳河岸上守疆保土，枯乾的臉上皺紋一條條添多了，一個小母驢也是好的，但是那副活潑，純潔的女孩子的影子，鍾小鷄，他們從沒有給她一分的邪念，他們對於她是敬愛的，欽仰的，胞妹關係的，純潔友誼的。她時常幽靈似的出現在那溪河岸邊，枯乾了的荷葉梗的泥塘旁，翠綠的竹林外

面，金衣服的水池石板上，對著「大哥」們天真的笑。當時他們三五人一排，到野外演習時，當他們排著一里多長的行列跑步時，當他們實彈射擊時，她那副純真的影子都閃進他們每個粗暴黑壯的戰士們的眼睛裏。他們希望她不被任何一點污穢沾染，永遠保持著活潑，天真，純潔，天天聽見她喊「大哥」的清脆的喉音。

三

轟——轟……

一清早，驟聲響了。

樹木還是那麼靜靜的袒露著半頭紅葉，黃葉，溪水漏過石子壩依舊咻咻私語，竹林與農家房舍，一切都和往常一樣沒有變動，它們都不曉得火綫上戰士們現在又遭受到敵人那慘暴無情的驟火轟擊了。

鍾小鷄的哥哥，現在正在以山丘爲掩護的戰壕裏，伸出一隻眼睛著迫擊礮上的準星，給敵人以還擊。山村中，鍾小鷄的「大哥」們一個不見了，他們也都開往火綫上去阻擋敵人。敵人的比冰雹還要稠密的礮彈集中在鍾小鷄哥哥鍾大金前面作掩避的小山丘，一直落了有一百多個，幾乎將那小山丘炸平了，鍾大金是臨陣脫逃了呢？還是被炸死了呢？他的屍首與大礮都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

了。

這消息傳進鍾小鷄的耳朵裏，她那兩個黑亮活潑的大眼球凝滯不動了，變成兩個冰球，漸漸湧滿淚水，兩顆眼淚像珠子閃著打下去。

陣綫被突破一個缺口，敵人騎兵像決開堤的黃水一樣奔流進來，「大哥」們的老步槍也瞄不準了，山野路上都是難民，黑蠕蠕移動著像遷家的螞蟻羣，還混雜著散兵，瘦老的馬匹，驢子，狗……都向鍾小鷄這傷兵招待所的門前一條明路上潰奔過來了，滿山遍野都迸跳著槍聲，炸彈聲，小溪被槍彈爆炸聲震擾得不安，披著半頭紅葉黃葉的山林，也被震得飄落著葉子……

「鍾小鷄，鍾小鷄，你還不跑呀？你還不把你的小旗子摘下來！敵人騎兵過來了……」

經過她小草棚的「大哥」們，都這樣驚恐的喚著。

鍾小鷄那小草棚裏睡滿了呻吟叫痛的傷兵，她正為她的傷「大哥」們裏傷口，紮綑帶，抹藥膏，她小草棚口爬著一架鏡子黑長的機關槍，樹枝偽裝下臥倒的幾個機槍手也給她擺了勢，說：

「喂，鍾小鷄，快走罷，敵人來了。」

鍾小鷄叫擔架隊們把小草棚裏的傷「大哥」們都擡出去，她跟著擔架剛剛走出小草棚，卻聽見咯咯幾聲，幾顆子彈由她小草棚穿透過來，噓噓的由她耳旁飛過，小草棚騰起一陣煙塵，她感到左胳膊突然一陣麻木，回頭一望，左臂被槍彈穿透一個洞，鮮血冒出來，把袖筒都濕透了。

鍾小鷄望見了自己胳膊上的鮮血，喊了一聲「媽呀！」便張開小瓢一般的嘴哭起來了。這時，她腦子裏像閃電般想起了媽媽與哥哥，兩條淚流過那蘋果小臉，身子抖著，無力的癱坐在地下了。

那青年旅長，飛竄進她的小草棚，電話兵很快的把電話安在小草棚裏了，旅長便急忙的旋搖起電話來，指揮著他那與敵人廝殺的兄弟們。

他那清俊的面龐，在鮮亮的灰色帽下顯得更白，更嫩，由他的口音動作看來，他是個很嚴肅的軍官。他發現坐在草棚外面的鍾小鷄，便驚叫起來：

「哎呀，鍾小鷄，你怎麼還在這裏不走！」忽然他又發現她臂上的血：「唔，你受了傷？我的天，快叫擔架來，這裏很危險的……」

鍾小鷄又哭著，雖然擔架來了，她也不走，她說父母哥哥都死了，祇剩下她一個還有什麼活頭，不如也死在這燬火裏，官長如果有槍給她一支，她願意同官長同生同死，說完便拭乾了淚，望著旅長的臉。

「你這小女孩怎麼會放槍，在這裏祇是累贅，還是把你送到後方去養傷罷。」

「官長，我會騎槍，我也會騎馬，一切你都不必耽心，死也不要緊的……」

最後青年旅長把鍾小鷄留下了，她伴隨著旅長坐在草棚子裏看他打電話，自己用些藥布將臂上的傷口裹了。

敵人的礮彈在小草棚的四週爆炸著，青年軍官蒼白著臉，機槍彈又把小草棚穿透許多洞，四週都是被礮火轟炸起來的黃塵與黑煙。黃昏時分，敵人把戰士們的陣地工事毀壞完了，戰士們的衣服上蒙滿了塵土，山野到處都是被礮彈炸開的累累的坑痕，目前陣綫已經混亂了，形成三面被敵人包圍的山東半島形式。

黑黝的夜色到來時，準備轉移陣地，軍官帶來兩匹蒙古戰馬，交給鍾小鷄牽著，在最緊急時，他們都可以騎上馬鞍竄了，鍾小鷄本來還穿的那身天天進福晉堂的破短衣服也脫了，換了一身灰色軍服，受傷的胳膊纏著綳帶，現在她纔感到戰爭的痛苦。

軍官在寒冷和黑暗中搖著電話，電話機鈴不響了，電話綫斷了，這時候，槍礮聲漸漸停息，他知道糟了，趕快站起來，喚著：

「鍾小鷄，上馬快跑！」

兩個人都跳上馬鞍，後面跟著十幾個衛兵馬影，一羣馬匹的黑影立刻消失在夜色山叢裏了。

四

鍾小鷄受傷的胳膊用綳帶掛在脖頸裏，她像做了一場惡夢，她的騾紅馬在險峻的老潭山巖石裏奔竄，馬蹄被鋒利的石塊砍出了鮮血，那些馬都疲乏喘息了，她的禦馬術要比其他的人高妙幾倍，

後面的那些馬被她丟得很遠，在一座被濃厚的森林包圍的一座廟庵前面突然停住，馬頭被勒得在陰暗中抖著，馬口吐出白沫，鍾小鷄像鳥兒一般由馬鞍上跳下來，馬屁股上赤裸著上身的俘虜早已比鍾小鷄跳下以前落了地……

啞啞啞啞啞……

後面那十幾匹赤紅馬也像旋風兒飛過來，前面是那青年旅長，後面是騎馬的衛士們……那被敵人打死的一個騎馬的屍首也被載來了，軍官與衛兵們都跳下馬，屍首被擡放在古廟石臺上，大家都默然望著那死屍，胸前露著殷紅的一塊血，把衣服都濕透了……

「鍾小鷄，這就是你哥哥那漢奸毒手打死的……」旅長說著，眼圈兒紅了。

鍾小鷄手裏的繩頭捏得很緊，黑琳琳的盒子槍插在她腰前的皮帶上，也望著那死屍。

風吹得古松在嘆息。

幾分鐘沈寂過去，鍾小鷄忽然從衣袋裏抓出一張上帝與罪人的像，用手舉在空中，向著那赤背的俘虜，尖聲叫道：

「看見了嗎，罪人？」

俘虜看見這像，一下子撲倒在地下，兩條腿並住跪下了：

「上帝，救命……」

「上帝有狗屁用！我今後再不信上帝了……」

碎碎……

鍾小鷄立刻把像撕得粉碎，小紙片從她手裏雪花般飛散在地下，她順手把插在皮帶裏的手槍抽出來，在空中劃了一個半圓：

「今後我祇相信這把手槍！」

她把那手槍逼準俘虜赤裸的胸口，那赤裸的上身發著鐵青色，蒼白著臉，眼睛像死人一樣，望著鍾小鷄。

「妹妹，你不認識我是你哥哥呀？」

鍾小鷄被這句話震動得顫抖了，胳膊像一根棍子一樣無力的落下去，手槍拍搭一聲掉在地下。「鍾小鷄，隨你處理他罷，旅部就住在樹林外面的小村子裏，我先走了。」

青年旅長跳上了馬鞍，勒住馬韁，衛兵們跟在他背後，一羣馬又一溜煙飛出了陰暗的松林，奔下山坡去了……

老渾山像一匹懶惰的駱駝爬著，伸長著脖頸，嘆息的風把天空都掃淨了，靛藍的天空望不見一絲游雲，太陽照得森林外面的死水塘閃著光，陰森的老松樹們散著一頭厚髮沈思。

鍾小鷄的眼睛透著那軍官的馬影飛出了樹林，她纔回過頭又拾起落在地下的手槍，緊握在手

裏，又將拴著俘虜的麻繩握緊。

「別耽心我跑，你的哥哥人格不下賤，就是你不用繩子捆我，我也決不會跑！」

「你也真有人格呀？那麼我放開你，看你跑不跑？」

她哭著，像她幼小時對哥哥撒嬌般的跑到他背後，將細縛住鍾大金的繩子輕輕鬆開。

他把被縛久了的兩條赤臂伸一伸，向四下望望，除了那古老蒼蔭的松林以外，望不見一個人，老渾山聳起的峰頂上，卻插著一面太陽旗。

「你看呀，小鷄。」他伸手指著高處的旗子：「那裏就是我們的司令部……」

鍾小鷄一望見那面迎風飄舞的太陽旗，心裏慌起來，幾乎高聲叫著：

「我回去報告旅長。」

但是她立刻想起了她還沒處理她這叛變的哥哥，假如把俘虜漢奸放走了，旅長自然不答應，她正在被嚇得顫抖，鍾大金忽然像開玩笑般對她說：

「妹妹，你別怕，我性命還是在你手裏，你一顆子彈就可結果我的，但是……」

這時候，她忽然想起自己手裏還有一把盒子槍，膽子大起來，用她那條沒受傷的好胳膊又輪一輪子槍，瞞著他的肚子，怒睜出兩個眼珠說：

「別大聲叫喚，小心我手裏這傢伙。」

「……但是你又忘記我是你的哥哥呀？你也忍心殺死你胞哥……」

「胞哥做了叛逆的事，子彈也不留情的……」

「走罷，妹妹，我們還是回我們家裏去罷，你願不願意過咱們從前的生活？」鍾大金講話時，眼淚滾著，想起許多往事：「我真想不到一步邁錯了，親弟兄變成了敵人……」

「你說什麼？敵人……」他那兩個眼珠睜得圓圓的發亮。

「我說我倆親兄弟變成了敵人……我再不想打仗了，我想回家去過太平日子，我想你不會陷害我……」

「你說得很好，家已經沒有了，你還想回家去？早已變成了焦土瓦礫……」

「嘿，嘿，嘿，」他忽冷笑起來，用眼角蔑視她：「你真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你難道還想同我比氣力！你還會比得過我！你還想槍斃我呀……」

鍾小鷄忽然喘著氣，心裏有幾分恐懼，舉槍的手也顛了。

鍾大金瞪圓兩個牛眼睛，走近鍾小鷄一步，他想鍾小鷄是決沒有膽量把他打死的……

五

插在老渾山峯上那面太陽旗子，對著山下的樹林，池塘，叢草，沙礫灘，笑著……

青年軍官與他的衛士們，騎著馬一溜煙飛竄到松柏林外山坡下一個小村子駐紮了。

剛剛下馬休息時，青年旅長得到報告說，前面山頭上發現了敵人，並且插豎著一面太陽旗。旅長的臉立刻緊張起來，趕緊派小部隊前去搜索，大部隊預備在後面圍剿。

辟，辟，辟……

卜卜卜卜卜……

一陣混亂的槍聲將鍾小鷄震醒，她眼睛裏又閃見老渾山峯上那面太陽旗子，並且望見一些蠕動的人影子，那是敵人的騎兵在坡上活動，鍾小鷄的哥哥看見那影子，突然跳起來，向前飛跑了兩步，鍾小鷄立刻又想起了旅長的話「隨你處理……」祇聽叭一聲，鍾大金剛剛邁第三步時，身體便隨著槍聲撲倒下去，四肢抖著，由他脊背上露出一個血洞，鮮血噴射出來。

這時候，蔭蒼的老松林背後一陣稠密的槍聲響，旅長的部隊又與敵人接觸，「大哥」們又在山野搏鬥了。

小駒子

小駒子並不是一匹牲口，這是個小孩子的名兒。小駒子身體很結實，跑得很快，在那小巷子裏或是空場裏和孩子們賽起跑來，別的小孩子們都沒有他跑的快。他最可憐的是沒了母親，父親雖然也憐愛他，到底趕不上他母親待他好，侍候他週到。最可恨的是他爸爸新近和一個穿淡青旗袍子的燙髮女人常來往，這女人就更剝奪去父親對他的愛。

那女人穿著高跟子紅皮鞋，皮鞋尖頭上還綴著一朵紅繡球，走路來克克的響，淡青旗袍面子閃光耀眼，像是鍍過銀一般亮，上面還罩了一件沒有用處的深綠毛衣，兩隻手那麼朝進毛衣的兩個袋子裏，直把毛衣壓得又長又窄，胸前多大一條淡青旗袍面子都遮不住，看去真怪慘忍的。她那蜷曲的黃顏色頭髮，蓬鬆起來像樹極上一個烏鴉窩，越看越不成話，小駒子一看見她，便覺得討厭。這女人真是無恥，每天都同了他挽著爸爸手臂笑，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直把他的爸爸弄得也有些頭暈了，連小駒子也很少理了，看見小駒子祇對他一笑，便又陪著那無恥的女人逛大街去了。

小駒子一看到這種情形，非常惱怒父親，覺得父親這個人光顧那女人，待他冷淡了，他狠生氣，索性也不理父親，與父親絕交，距離他遠遠的，每天跑到市郊空場裏，同幾個小朋友去賽跑。

賽跑。大家學著學生們賽跑的姿勢，先在地下用石頭劃一道綫，兩手著地，把屁股擡起來，有一個人在後面喊叫口令：

「一，二，三——跑。」

噉噉噉……

一溜煙兒，四五個小孩子越過那塊打穀場子，直朝空地上飛跑，他們規定的終點是前面一棵老柳樹，後面那個喊口令的孩子一面拍著巴掌，一面喊著：

「小駒子，加油呀，你這次可落到後面了。」

小駒子定睛向左右一看，可真是落後了，兩旁的小朋友們都跑到他前面了，爲什麼他跑不快呢？他加了一陣氣力，雖然趕快幾步，但一下又沒了力量，又慢下來，已經到終點了，他得了個第二名，心裏非常懊喪，立刻又想起了那女人同他爸爸的事，他明白他跑不快的原因，是因了他爸爸與那女人氣壞了他的身體，因爲他已有三四天沒有好好喫飯了。

那個獲得第一的孩子，是小駒子的街坊，生得一個冬瓜頭，瘦稜稜一副面像，怎麼會叫他獲得第一呢？小駒子生性倔強，想再與他決賽，可是他已經沒了氣力，而且肚子空得沒了一點東西，像蛙子一般鳴叫了。討厭的冬瓜頭卻有意惹他的氣，總在勝利似的哈哈笑著，不時還伸出他自己的大姆指給小駒子看，並且嘲弄他一般的叫著：

「這次的第二可是叫我得了。哈哈……」

他那根令人心煩的長鼻子，翹得很高，笑起來露出一口黃牙，彷彿一百年沒刷過牙的齙齙鬼，耳朵像兔子一般伸起，沒見過世面的傢伙，沒享過榮祿的傢伙，剛得到一個賽跑第一名，就這麼對小駒子驕傲起來，小駒子並不是跑不過你，小駒子是肚子裏沒喫東西，餓的沒了力量。小駒子聽了他那話，也不作聲，最後祇說：

「冬瓜頭，明天等我喫飽了飯再給你比一比。」

冬瓜頭又笑著，露出一口黃焦牙，說：「哈哈，你沒有喫飯麼？哈哈，喫了飯我也不怕你，反正我勝了你。」

別的孩子們也都妒忌小駒子，看見冬瓜頭勝了他，都像打落水狗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譏嘲他，有的說他沒有喫飯，是他爸爸都把飯給他那新媽媽喫了，有的說他快當新兒子了……直把小駒子說得滿肚子火氣一陣一陣往上衝。

小駒子回到家裏，父親正與那黃眼珠的女人緊貼著大腿小聲兒談話，小駒子一進房門，那頭髮像烏鴉窩的女人也不離開父親，似乎並不怕他，反倒對小駒子笑著問他道：

「小駒子，你到那裏去啦？怎麼這樣晚纔回家，連飯都不喫了？」

小駒子祇瞪她一眼，並不回答她一句話，卻嫻嫻的向著一把紅漆椅子走去，把臉朝向椅子裏，也

不看父親一眼，爬在那椅子上發癡。他聽得那女人嗤一聲笑了，一定是在他背後譏嘲他什麼。他聽父親開腔了：

「這個孩子，性子越來越倔強，有他母親的時候，他話非常多，又說又笑，很活潑。從他母親過去以後，他在我面前就傻子一樣，問他的話他都不答，尤其近幾天，連飯都不好生喫了，真不知他鬧的什麼小性兒。」

那女人又嗤的笑了一下，說：「你這當爸爸的管教不嚴的過失。」

「孩子剛懂事的時候，不能用打用罵來管教，你也是受過師範教育的人，兒童心理一定懂得，像這麼大的孩子，祇有用啓發的方法開導他，不然便會流入灌輸式的教育了，那種舊式的方法，對兒童身心都不好的。」

看來，父親還是庇護他的，父親的話倒像是替他辯駁，說得那女人似乎沒有話對白了，最後她祇說：

「這是你的孩子，你願意怎麼管理就怎麼管理，我管不善。噁噁……」

小駒子聽了她這話，更覺生氣。自然，小駒子的媽媽死了，就是爸爸的小駒子，那裏還會是你這臭女子的小駒子呢？他爬在椅子上，始終不做聲，吸呼都不大聲，頭也不擡起一下。

父親走過來，用手撫摸一下他的頭髮，把嘴親近到他的耳梢，低聲說：

「小駒子，爲什麼你一天不回來喫飯？肚子餓了罷！抽屜裏還給你留著幾塊蜜兒糕哩，是你這位新媽媽買來的，你快拿出來喫罷。」

小駒子聽父親說有蜜兒糕留給他，心裏一陣子高興，但後面又聽說是什麼新媽媽買來的，那陣高興就又被打消下去。本來他最喜愛喫甜蜜兒糕的，如今知道那甜蜜兒糕來歷不光明，他對那甜蜜兒糕便沒了興致。尤其是他聽到父親也對他說什麼新媽媽這個名詞兒，使他立刻想到那些孩子們嘲笑他快做新兒子的話來，心裏越是不快，小臉蒼白著，任憑父親的手掌揉搓他的頭髮，他總是沈默不語，露出不高興的樣子。

他父親把撫摸他頭髮的手放開了，祇聽得父親那尖頭大皮鞋哥啣哥啣走到抽屜桌前面，這雙尖頭大皮鞋，當他媽媽在世時，他出去到學校裏上課，也沒有穿過，自從這女人與他認識以後，他就整天穿在腳上哥啣哥啣，陪著那女人響，沒有一天讓那兩隻皮鞋休息了，多慘忍哪！衣服也總穿漂亮的，他不常穿的那一身深灰色發亮的銀扣子制服，也離不開他的身子了，那女人就這麼喜歡他的制服和皮鞋麼？還有他的頭也以前梳得光了，小駒子一看見爸爸這些裝飾，就討厭，皺著小眉頭不看他。可是肚子餓得實在忍受不住了，不喫東西會要餓死的。小駒子一想到這個問題，心裏又有點發慌。他聽得那抽屜鳴隆一聲響了一下，爸爸把那白瓷紅花碟子的紅蜜糕端過來，放在他面前椅子上。他那一雙飢餓的小眼睛灼灼閃亮，望著前面一碟子黃糕上那一個一個紅眼睛，那些眼睛上還蒙了白

沙糖，黃糕背上也積了一堆白沙糖，他看著黃糕的面孔，有些發酸了，口涎在嘴裏流著，不知怎麼一下子滴出口唇來，落在碟子旁邊椅子上，拉成一線，一下子斷了，一小攤水積在那裏。

他的父親在他背後呆呆看著他，不喫蜜兒糕，由於平日知道這孩子的性格，便有些知道他發小性兒的原因了，祇在他背後說了一句：

「這蜜兒糕是我上街買來的，知道你一天沒喫飯了，纔給你留下的，快喫罷。」

小駒子聽了爸爸這話，信以為真，就把插在蜜兒糕上的一雙筷子拔下來，因為他的小肚子確實餓得難以忍耐了，用筷子直往口裏送，一大口一大口的嚼著，伸長脖子往嚥喉中嚥下去。爸爸在他背後默默笑了，悄悄走到那女人身邊，又貼緊她的大腿坐下，拉起她的手指著小駒子小聲說：

「你瞧，我一句話他就喫了，所以兒童心理一定要懂得。」

小駒子喫著蜜兒糕，覺得特別香甜，什麼都忘了，耳朵裏也沒聽得背後爸爸同那臭女人又唧咕什麼，一口氣就把蜜兒糕喫完了，放下筷子，嚥著嘴，喘一口氣，回身爬到一張小椅子上坐下去，爬著桌子休息，小眼睛偷望見那女人的大臉上，都是搽的紅顏色，白粉，嘴唇像猴子屁股一般紅，裂開嘴時，那幾顆又寬又大的牙齒更有些使小駒子心煩。他爬著桌子，低下頭，翻開媽媽常教他認字的課本，看那本子上的小貓小狗。其實他那是看呢？耳朵裏還聽得那女人同爸爸談話：

「你說不舉行儀式，我覺得不好，我的意思不管怎麼簡單的儀式也應該舉行一個，不然怎麼見

人呢？」

爸爸臉子笑著，露出那被燻焦的一排牙，鼻孔子裏的毛黑叢叢的，望著那女人笑了一會，說：

「現在的世道，不舉行儀式也沒有關係的，登一個報聲明同居就算了。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何必冤枉化費那一些錢呢。」

那女人的紅猴屁股嘴忽然擡起來，眼睛瞪大，令人害怕，把坐在床上的肥屁股一扭，說：

「那不行，不舉行儀式我不同意，乾脆散了算啦。」

小駒子一聽得這話，心裏有些高興，他想：「你們早就應該散了，嘴裏光說，爲什麼不走呢？」誰知爸爸也是個無恥的人，她扭過了屁股，他又過去拉她的手，摟住了她的腰說：

「好好，舉行儀式，何必用到那麼生氣？我們後天就在報上登一個結婚啓事，約朋友們來喫一頓酒，再放兩串邊爆，就行了。」

小駒子一聽到這話，心裏又是一陣黑雲壓下來。他看見那女人又裂開猴屁股，又把屁股扭過來，大腿緊貼了爸爸的大腿，無恥的把爸爸的胳膊拉上她的肩頭，飛著白眼珠子笑了，快樂得像神仙似的。

黃昏，太陽淡黃的光爬上了窗櫺的冷紗，漏進房屋來，映在牆壁上一張彩畫上，那彩畫上畫的是一個胖小夥抱著一隻金翎毛紅冠子的大雄雞，嘻嘻的笑著，每天他從小床上醒來，第一眼是看見那

小傢伙的笑臉子，每天夜間睡覺，他也常常從燈光上端詳他的臉孔。然而，他始終是嘻嘻的抱著那老雄雞笑，彷彿是笑傻了。現在那朦朧的陽光照得他更高興，對著小駒子笑，彷彿也在嘲弄他。小駒子喫了那一盤子黃糕以後，喝了幾口水，覺得身體有了力氣，四肢輕靈，眼睛也明亮了。

那女人同爸爸又談了許多私話，就走了。

爸爸送她出去，回來太陽已落山，冷紗窗外那塊天空祇剩下兩三片紫紅的雲朵，爸爸點起了菜油燈，把小駒子拉過來，問道：

「小駒子，你鬧的什麼小性兒？你不喜歡這個新媽媽麼？後天她就要搬進我們房裏來住了。」

小駒子聽了爸爸這話，覺得爸爸這麼大男人了，說出這種話來就不害臊麼？他爬在爸爸的大腿上，仍不做聲，沈默著不回答爸爸的話。

「小駒子，」爸爸又說：「她是學堂裏的先生哪，她搬到咱們家來住，要教你認許多字哩，你要喚她媽媽呀！」

「喚她媽媽，喚她王八蛋！」這是小駒子心裏的話，並沒有說出口來，仍是撇著小嘴唇不理父親。父親把小駒子抱起來，摟在懷裏，向他的小臉蛋上吻了一下，他那硬髭鬚的鬍子根，扎得他的臉好疼。然後父親用眼睛端詳了他一會，說：

「小駒子，你喫飽了麼？沒有喫飽咱們還可到街上去喫碗麵條兒。」

小駒子點點頭兒，說：「喫飽了。」

「小駒子，你今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一天不喫飯？」父親又問小駒子。

小駒子望了望父親的臉，比較在那女人面前慈祥多了。他立刻又感到父親的愛是可寶貴的，但是他爲什麼總與那討厭的女人在一起呢？

「我出去玩，同小朋友們出去賽跑。」小駒子說。

「又是你得了第一麼？」父親又笑著問。

「沒有。」小駒子搖搖腦袋說。

「爲什麼這一次你沒有得第一呀？你不是比誰都跑得快麼？」

「今天餓著肚子，怎麼跑得過人家呢？」小駒子悲傷的說。

「你爲什麼不回來喫飯呢？」父親又追問他這個問題了。

「不爲什麼。」小駒子說：「我不想回來喫飯，我不……」下面他就不再說了，小眼睛裏晶瑩的淚水滾出來，他在父親的懷裏禁不住用手背揉眼皮了。

到了第三天，小駒子還在夢中沒有醒，便有三四個男女，嘻嘻哈哈進來給父親賀喜了。父親也早已起床把新衣服穿起來，那雙尖頭皮鞋不知使了多少道油，擦得像鏡子一般光亮。小駒子從小床上爬起來，穿上衣服，便有爸爸一位女同事把他抱起來，對他的臉上親了一個嘴，笑嘻嘻的說：

「小駒子，今天你要娶新媽了，還不換換新衣服麼？」

這話卻提醒了他的爸爸，他爸爸回過身來，對著那位女同事笑著說：

「他的新衣服就在衣櫥裏一個紅包袱裏包著，麻煩您一下，請您替他找出來穿上罷……」

那女同事笑嘻嘻的，臉上總露出一些譏弄的意思，替小駒子把新衣服從衣櫥裏一個紅包袱中找出來，替小駒子換新衣服，要替他把身上的舊衣服脫下，小駒子死攔著自己兩隻手，並且擠緊了兩腿，死也不換新衣服。那女同事卻叫了起來：

「呀，你看這孩子是怎麼啦？爲什麼不換新衣服？」

接著，那幾位男女同事們也都把眼睛望過來，都看著小駒子，看著他的面色鬱鬱不快，其中有一位男的說：

「這孩子身體倒很健康，不像有病的，一定是有什麼心事。」

「小孩子最愛穿新衣服，爲什麼他不換？」給他換新衣服的女同事說。忽然咯噔一笑，她那兩隻清秀美麗的眼睛裂開了，露出兩排潔白的小牙齒說：「我明白了，哈哈，哈哈……」接著她同另外一位女的低首接耳的私語著，過後兩個人又是一陣笑聲。

爸爸是個小學教員，所以來他這裏的朋友們小學教員也居多數，他們多多少少都懂一點孩子的心理，剛剛那兩位女同事私語以後，兩個人又商議把這孩子抱出去玩，接著便對小駒子的爸爸說：

「我們把小駒子引出去玩了，等你們舉行婚禮的時辰一到，我們就一直到了禮堂去參加罷，我們先走了。」

他爸爸笑著點頭，送兩位女同事出門來，還囑咐她兩個說：

「小駒子這孩子這兩天性子不好，你們好好安慰安慰他。」

兩位女同事聽完他爸爸的話，又笑了。

那個清眼秀眉，美麗的女人抱著小駒子，小駒子覺得這個女人倒像他死去的母親一般可愛，祇是她太好笑，一笑起來就不像個大人了。小駒子在她懷抱裏，感到不少的安慰與溫愛。他感到最滿意的，是她那雙像他母親一樣的墨黑眼珠，是那靈活的旋轉，跳躍，任誰都趕不上她的眼睛亮，她的眼睛黑，若是他爸爸娶她做母親多麼好！小駒子心裏這麼想，他不停的望著她的眼睛，她潔白的脖頸，光潤淡紅的小臉蛋，與她那不高不低的鼻子；他越看越覺得這個女人彷彿從那裏見過似的一般熟習，越看越像他死去的母親。他柔順的伏在她溫愛的懷裏不動，他聽得她在同背後一個女同伴談話。

「現在的世道與以前不同了，以前講究守節，現在不但沒有守節了，女人死了不到一百天，就又結婚。哈哈……」抱小駒子的這個美麗女人說，又笑得像個小孩子。

後面那個女人，臉色蒼白無血，眼睛陷在骨窩裏，乍然一看嚇死人，真像個瘦鬼。她也笑著說：「這都是男人的不對，男人都是沒良心的，不但是女人死了，就是不死也有再娶的。這麼看來，死了女人不

到一百天就又娶，算得什麼呢？」

「男人自然是有錯處，可是嫁他的女人也並不是那善良的呀！她自然知道他剛死了妻子，而且剩下這麼一個可憐的孩子，可是她又爲什麼偏去找他呢？」

後面那個瘦鬼女人聽得這話，又笑了，露出兩顆突出的犬齒，說：「這也許是姻緣哪！」

小駒子雖然還小，他們的談話他也懂得五六分，他聽出抱他的這個美麗的女人說他爸爸對不起他死去的媽媽，她反對爸爸這種行爲，也反對他最討厭的那穿淡青旗袍的燙髮女人。於是小駒子對抱他的這個女人感情更濃了。

她們一邊談話，一邊走，不知不覺走到近郊一條小河的木橋邊，到這裏就停下了，小駒子被那女人放下來，喘了一口氣。小駒子很怕離開她，趕快伸手牽住她的手掌。那一個瘦鬼女人在旁邊叫著：

「王先生，你看河裏有魚呀。」

小駒子這時纔知道了抱他的這美麗女人姓王，於是他死死記在心裏，時時刻刻在默念著：「她是王先生。」

王先生拉了小駒子的手，隨了那一個瘦鬼的女人下河去看魚，她兩個都蹲在水邊，小駒子在王先生背後打量王先生的細腰，與她那雙不大不小的紅皮鞋，淺灰襪子，那紅皮鞋雖然不是高跟子，也沒有那紅繡球，穿在她的腳上卻甚好看，淺布衫子襯了那淺灰襪子，就看出王先生並不是像小駒子

討厭的那個女人一般庸俗了。

河岸有好幾棵大柳樹，一陣秋風吹來，柳樹大聲嘆氣，接著便飄落下許多黃葉子來，落在那小河的水面上，被水沖走了。

王先生眼疾手快，她突然伸手一撈，撈上一把綠草來，往地上一甩，祇見幾隻小蝦子躬著身子亂跳，王先生在叫著：

「小駒子，快捉小蝦子呀……」

小駒子走過去，用小手捕捉著在地下亂蹦亂跳的小蝦子，捏住了三四個，拿在手裏，那小蝦子還是不屈服的在他手裏彈著，他還是第一次弄這玩藝兒，望著這小東西，他感到特別有興趣。

王先生睜著兩個滴溜圓的黑眼睛，直看著小駒子的動作，表情，望得都有點發癡了，小駒子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這小東西好玩麼？」王先生說。

小駒子對王先生笑了一笑，說好玩，他很喜歡這小東西。接著小駒子很活潑的在王先生面前跳起來，並且大聲叫著說：

「王先生，你知道我媽媽的墳墓麼？」

王先生很驚異似的望著他說：「我不知道，小駒子，你知道麼？你知道在那裏？告訴我，我們去看。」

看。」

小駒子跳上河岸來，睜大兩隻眼睛向四下望望，望見附近一條大路旁邊他熟習的一棵老柳樹，老柳樹下面一個土瘡瘡，他指著那土瘡瘡說：

「那就是我媽的墳墓，我媽就埋在那大柳樹底下。」

王先生覺得奇怪，對另外那個女人說：「這孩子的記性很好，你看他媽的墳墓他都記得。」

那一個瘦鬼說：「是呀，看這孩子是很聰明的。」

王先生把小駒子拉上小木橋，把他樓進懷裏，靠著小木橋的欄杆，向他道：

「小駒子，你不想你媽呀？」

這一句話，卻把小駒子的眼睛變潤濕了，他抖著嗓子說了一個「想」字，眼淚便撲簌簌落下來。這卻也使王先生的眉頭發皺了，哭喪著臉孔望著他。她本來還想問問他喜不喜歡他新媽媽，看見小駒子這種情形，便什麼都不敢問了，卻望著他的小手，說：

「你的蝦子還在手裏麼？」

小駒子用手抹了一把眼淚，王先生用她自己的小手帕替他拭乾淨，小駒子低下頭看自己的小手，那三隻蝦子還被他握在小手掌裏，他把小手掌張開，一隻蝦子身子一彈，跳下河去了，另外那兩隻卻躬著身子貼著他的小手掌不動。小駒子望得正在發呆時，忽聽得遠處噼噼三聲礮響，站在橋頭

的那一個瘦女人說：

「時間到了，我們走罷。」

他們就這樣離開了小木橋，往回路走了。

他們剛走到半路裏，又聽得一串噓噓噓噓的爆竹聲。那瘦女人說：

「糟了，咱們趕不上典禮了。」

王先生說：「走快點，還可趕上的。」

王先生抱了小駒子，隨著那一個瘦女人飛快的往回趕，一進市街，在一家飯館子的門前面，早已望見一條紅布懸在高空，迎風播蕩著。一股火藥氣息衝進小駒子的鼻孔裏，那爆竹的餘煙尚未消散，一羣孩子正在那門前面搶著未燃的爆竹，人聲亂嘈嘈的，有不少的車輛停著，那飯館的門口兩邊也貼了紅紙寫的大喜字。小駒子正爬著王先生的肩膀發呆，突然有一個孩子跳上來，叫著：

「小駒子，小駒子，誰抱著你呀！不害臊。」

他仔細看，纔看出那孩子是奪他賽跑第一名的冬瓜頭，他本來名字不叫冬瓜頭，他的名字叫錢大有，因為他的頭生得像冬瓜，不但孩子們給他起了個冬瓜頭的名兒，便是大人們也都喚他冬瓜頭。小駒子要從王先生懷裏下來，王先生就把他放下，進飯館裏去了。小駒子覺得受了冬瓜頭的侮辱，上來捏硬了拳頭，要打冬瓜頭，誰知冬瓜頭早已像隻猴子一般飛跑得遠遠的了，不留神他手掌中

那兩隻小蝦子也被他一捏拳頭，捏爛了。

小駒子追不上冬瓜頭，便站在那裏，別的孩子們都嬉皮笑臉的說：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娶新媽了，爲什麼還要打人？」

小駒子把拳頭一揮，不留神把手裏的爛蝦子甩出去，直貼在一個孩子的脖子上，那孩子被嚇了一跳，從脖子上摸出來趕快丟在地下說：

「小駒子從那兒弄的蝎子呀！」

接著，那一羣小孩子都蜂擁一般圍著看那被丟在地下的爛蝦子，有的說這不是蝎子，是死蜈蚣，有的說是死毛蟲，有的說是死螻蛄，沒有一個說對的。小駒子聽得他們的話，心裏笑得跳著，發現一個孩子手裏握了一大把燃過的紅爆竹，他趁那孩子低著頭看那爛蝦子不留神，猛力一奪，那孩子手裏一把紅爆竹都被他奪丟在地下了，他祇奪進手裏三四個，回身便跑，那孩子見自己的爆竹被奪得散了一地，便放聲哭起來。其餘的孩子們替那孩子把散在地下的爆竹揀起來，說：

「追他，小駒子這壞蛋，我們追上了揍他一頓。」

小駒子聽見他們的話，又站住了，兩手又著小腰，兩隻眼睛瞪出來，望著他們示威，這羣小孩子都怕他的硬拳頭，站在他身旁不敢近去，小駒子突然把拳頭又一揮，把手裏那三四個爆竹拋過去，這羣孩子被嚇得哄然散開，都大聲叫著：

「哎呀他又去蠅子了。」

小孩子們都跑得遠遠的，不敢接近他。那個被他奪了爆竹的孩子也不再哭了，他頭頂上留了一叢頭髮，睜著兩隻淚眼呆呆望他。

突然，那飯館子裏銅樂器亦奏起來，孩子們一窩蜂似的擁進飯館子裏去，街上立刻冷清了，祇剩了一些車輛，小駒子最後也進進飯館去，在一間搭了天篷的大禮堂下，籬笆似的站滿了人，正中閃爍了兩隻大紅燭，火光跳動著，有兩個穿綠戴紅的男女站在那桌子前面聽調，一個穿了馬褂的莊嚴的人站在正中間的桌子後面，一句一句的不知講些什麼。什麼：「……結婚是人生大事，愛情濃……兒女緣聰明……」

小孩子們都站在凳子上，伸長脖子在看，突然一陣鼓掌聲，許多繽紛的紅綠紙屑從空中飄下來，一陣鬧哄聲，小駒子不知怎麼回事，趕快扒上一條凳子去望，原來那一對穿綠戴紅的男女捧了花朵，挽了臂膀，回過頭來慢慢往外去了，他仔細的看，哦呀，這不是他的爸爸同他討厭的那女人麼？他不知這是幹什麼，祇聽得人們嘻嘻哈哈笑不止，那些繽紛的紅綠紙屑還是不停的從空中飄落，祇把大家的頭上衣服上都落滿了，也落了一地，他的爸爸同那女人一走出禮堂的門。銅號銀笛就又一齊奏起來。

人羣擁擠中，小駒子又看見了冬瓜頭，他玩皮的一面像個女人似的扭動著屁股，一面像戲臺上

小丑似的唱著小歌子：

叮咚，叮咚，

敲敲小鐘，

小寶寶，騎馬到山東，

回來帶盞燈籠，

點起燈籠去衝——鋒！

叮咚，叮咚，

……

冬瓜頭並不知道後面跟著小駒子，他儘管擺動著屁股，躬著身子，做出各種醜樣子。小駒子在他背後使勁咳嗽一聲，冬瓜頭回頭看見是小駒子，提起腳便向大人羣裏鑽，並且還嚷著：

「瘋子又來了，留神他往脖子上甩蝎子呀！」

旁邊也有兩三個小孩都往人羣裏鑽，擠著大人們的大腿像蟲子一般往裏鑽。

小駒子不理他們，在鬧嘈聲中，樂聲停止了。他看不慣這些醜事，一個人想跑到沒人的地方去安靜會兒，誰知剛剛走到街上，旁邊忽然有人喊他：

「小駒子，你往那裏去？」

小駒子回頭一看，是那清眉秀眼的美麗的王先生在叫他，小駒子說：

「我要出去躲躲。」

王先生卻笑了，笑得又不像個大人，說：「今天是你爸爸的好日子，怎麼要出去躲？你這孩子真有趣。別出去，等會兒就要喫飯呀。」

小駒子很聽王先生的話，順順貼貼走到王先生身邊，王先生牽住了他的小手。王先生身旁又出現一個胖女人，那胖女人哭喪著多脂肪的大肉臉說：

「這孩子怎麼不快活？一定想起他死去的媽來了。」

王先生背著小駒子扯一扯那胖女人的衣服，意思是不讓她說這種話，其實小駒子早知道了王先生的動作和意思，背後那胖女人斜了眼睛望著小駒子，又同王先生私聲耳語的談了一些什麼，小駒子祇是聽不清楚，最後望那胖女人的表情，祇看見她的胖臉是替別人耽憂的顏色，這女人雖胖，還不像個壞人，越看她越像個有孩子的慈母。

今天的午餐，小駒子便和王先生在一桌女席上喫的，這一桌女席上也就有這位胖女人，小駒子一句話不說，爬著桌子祇是喫飯，王先生替他揀菜，有時擡起頭望望那胖女人的臉，她臉上還是哭喪著不笑，替人耽憂的樣子，這一次的飯喫得這麼好，有雞，鴨，魚，肉，各種他從來沒喫過的東西都有。他也餓了，幾天來沒有好好喫過飯，今天他喫得特別多，喫了三碗還想喫，又喫了一大碗飯，直把他的小肚

子裝得圓鼓鼓的。飯後王先生帶他又走了一圈，便送他回家去了。

小駒子回到家裏，看見他們房屋裏都改變了，他的小床也被遷到堂屋來，房裏掛了各種刺眼的對聯，和各種寫了字的紅布，牆上那個胖小夥抱雄雞的彩畫也不知被解到那兒去了，大床的位置也改換了地位。他討厭的那女人穿著紅衣服，頭上還插了花，坐在床上笑。他當真無恥到這種地步麼？當真要搬進他們房裏同爸爸一個床上來睡麼？許多人擠在房裏鬧，笑，小駒子看不慣這些情形，牽住了王先生說：

「王先生，我們出去玩罷！」

王先生笑著，低下頭來小聲對他說：「小駒子，今天你不能再出去啦，天快黑啦，夜裏還要你壓你新媽媽的房哩。」

「我的小床都被他們扔出來了，還要我壓什麼房？」

「夜裏還會搬進去的，現在因爲人多，屋裏放不下。」

小駒子撇起嘴來，扭著身子說：「我纔不替他們壓他媽的房哩。」

王先生聽了他的話，禁不住又笑起來，用手帕子撫住了嘴。這卻使小駒子有些生氣，他看了一下王先生，又低下頭去，這時候，天已黑下來，附近空中一棵樹的枝葉也變成陰暗色，他立刻感到身體有些不好受，沒有精神同王先生談話了。

王先生見他精神不好，便把他抱進房子裏去，對他爸爸說：

「小駒子大概是疲乏了，早點讓他睡覺罷。」

不管怎樣，他爸爸終久還是疼愛小駒子的，他把小駒子從王先生懷裏接過去，在燈光下望了望他的臉，便向他道：

「小駒子，你怎麼啦？覺得不好受麼？」

小駒子並不回答，祇是閉著眼睛，耳朵便感到嗡嗡的鳴叫起來，身上也感到有火燒一樣，他父親把他輕輕放在小床上，他昏昏沈沈入睡了，朦朧中他彷彿還在王先生的懷抱中，王先生清秀的眼睛望著他，露出慈愛的光，輕輕的把他抱到一棵老柳樹下了，他看見了母親的墳，便抱著墳哭起來，王先生安慰著他不要哭，但他怎能忍耐住一腔的悲憤呢？哭得聲音更大了，他似乎望見媽媽從那墳裏伸出手來拉他，搬動他，想把他搬進墳裏去，並且似乎聽得母親哭著說：

「孩子呀，你爸爸給你娶了一個新媽媽，她以後要打你的呀……」

小駒子一聽到媽媽的話，不由得更號啕大哭起來，並且大聲喚著：

「媽呀，我討厭那個女人，趕快把我帶走罷……」

他突感到眼前一陣火光，照得他的眼睛通紅，小駒子的眼睛睜開了，看見爸爸坐在他的床前，面，端著一支光焰跳抖的蠟燭，呆呆望著他，臉露著愁容，一隻手輕放在他額蓋上，試探他的熱度，原來

剛纔是一個夢。現在媽媽和王先生都不見了，他睡在爸爸的新房子裏，他的小床不知什麼時候被擡進來的。他剛纔在夢中哭出的眼淚把他的小枕頭濕了一大片。大概夜很深了，窗外一陣秋風吹著落葉響，他腳下面那潔白朦朧的大紗帳中有人發出鼻鼾聲，那大概就是他討厭的那女人睡覺罷！

小駒子翻過一個身，感到渾身的骨節酸疼，四肢顫抖無力。爸爸仍在打量他，問他道：

「孩子，你覺得怎麼樣呀！難受麼？」

小駒子不做聲，祇感到全身的血肉骨格都彷彿被火燒著一般痛苦，想起了剛纔那個夢，小眼睛裏不由得又滲出淚水來。父親仍站在他小床前發呆，他發現父親的眼睛裏也滲出閃光的淚珠，往他的小床上滾著。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重慶。

